C195.87
C381k

德望　教子孫　教育　恬退
得體　賑親族　厚德　處患難
講讀　居處　報德不報怨　休致
諫諍　交際　出處　奉法
勁直　君子小人　濟婚葬　謹慎
孝友　樂善　義命

後白警編

交際 德望 勁直 厚德 記官 諫諍 君子 小人 得體

B.8.
III

後自警編

德望

黃翼成公喜在政府二十四歲務遵　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大綱舉目張事無不治從容鎮靜得大臣體自　太宗至世宗眷倚甚重無大小以至宮闈之密尚有難斷必召咨之公斥言而定既退未嘗言所議於　上者其事卒不聞　世宗每稱公識局宏深善斷大事至擬之龜蓍權衡時或有獻議更變舊制者公必曰臣之憂通凡於更制不敢輕議特論平恕而及議大臣面斥是非毅然不可奪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

為重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書若燭
照筭數雖壯年強記者亦不敢企也論者稱我朝賢相
必以公為首而勳業德量比宋之王文正韓忠獻云墓
誌

申文僖公槩天姿明敏學問精詳端方有守清介無華自
筮仕備歷中外居官蒞事施無不可在臺諫封章抗疏
有古爭臣風位長六卿政務寬簡持大體入政府咄咄
以國事為心朝度暮思獻可替否有大建白言聽計行
賁飾太平公之為相可無愧於古人者矣 行狀

南忠簡公智龜亭公長子議郎公之長子也生而神異不
肯示人以能讀書七行俱下過目不忘不屑科舉未嘗
入塲屋而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蒙遇 世宗大王超
擢不次倚任甚重 文宗大漸受顧命輔幼主多所建
白適移疾居家而卒其功烈德業今雖未詳而名臣之
多用舍之當莫盛於 世文之際而當此時位百僚之
上受六尺之托則其為人可知也 事實

許忠貞公琮以遠接使迎于境上董越等尚矜持視人蔑
如及公入謁身長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瞿然起立不覺
屈膝禮罷兩使相目堂堂哉若人自是嚴稜漸消及還
依依不忍別至浮出四望公早時來朝使中國知海外

有此人也還朝嘖嘖搢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殘聞者無不想望風采其後使來入境首問起居及見公歛容屏氣送迎　如不能當公魁顏廣顙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人之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嶽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資兼文武望隆朝野以身係国家輕重者三十餘年開國百年以來罕有其儷擬諸古人其襄度韓琦張浚之深歟

鄭文翼公風骨奇偉胸次恢廣外和內剛早負公輔望沈厚寡言笑自奉儉素如寒士公退則坐一室讀書史不事營殖不通關節尤不喜聲色局量恢恢光明正大非意挫辱曾不少撓忠君憂國之心老而愈篤以身係安危輕重者殆三十年　名臣錄

李相公浚慶四毅峻直孝友忠誠出於天性聲音如洪鍾眼光如紫電廉潔無私人莫敢干學問該博遇事立斷當　明宙昇遐之日椒親用事人心疑懼公毅然不動朝野賴以無憂焉本朝賢相黃喜許稠之外鄭光弼之後惟公一人而已　松窩雜記

宣宙朝當倭酋之耽耽西伺也朝廷莫覺非唯朝廷莫覺其泛使之回亦莫覺其欲直犯上国者著於書契中而

猶不欲奏聞獨尹斗壽請據事具奏曰臣之於君直當如此他不暇論南引經議確甚　上竟從之以復我朝二百年　宗社初則斥擯於論議中不容朝後拜相西巡之日垂紳整笏立於百僚上儼然人仰而恃之也能敵可替否於殿陛之下毅然君倚以為重能宰物平施休休有容綽然於進退之間能寵不加榮辱不加挫恢然於休戚之際此功此志非管樂以下人所能覷知也雖知者豈料末年事業如是卓然乎士有合不合假令早位巖郎則　可以弭壬辰之亂而亂作之後始得公弭之信乎其係遭逢哉上今

崔完城鳴吉曰象村當反正之初被超擢在相位者首尾六年時議喜作事而公專事鎮靜時議尚刻核而公專尚寬容時議好訐直而公專務忠厚與年少輩動輒矛盾譎議頗多公聞之不以介意後輩亦以公清德雅望不敢以所向之異而輕視公也一時當軸者非再造化勳即　先朝宿望而清名直節之士咸在朝列氣勢頗論橫生權臣力敵門逕甚多公雍容其間善為調停賢者有所恃而增其氣不賢者有所憚而斂其跡此其立朝大略也若掇拾些少施為以為公之相業則淺淺矣　樂全漫錄

得體

得體

黃翼成公喜爲相金宗瑞爲工曹嘗會于公處宗瑞令工曹畧備酒果而呈之喜問備出何處下吏對以工判慮日晏諸位虛腸暫使公備耳喜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旁者爲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以私自公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于前而峻責之金相克成嘗以此事啓於 經筵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鎮壓朝廷東閣雜記

太宗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朴訔議汰諫大夫一員已啓矣尹文度公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尚多諫官豈冗官乎昔宋仁宗慶曆間銳意圖治增置諫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爲盛德且前朝官制諫官凡十三員今只七人已爲省矣又欲減其一無乃不可乎上新即位首省諫官後世以爲如何肅以啓 上深以爲然從之國朝寶鑑

申文僖公槩端方有守 太祖朝遷授翰林 太祖欲見實錄公抗疏其不可 太祖止之神道碑

成化己亥奉 皇勅征建州衛大捷魚世謙爲奏聞使仍献俘至遼東太監及摠兵官都御史等語之曰彼虜人及首級何必并献京師首級則付邊鎮人口則付親戚

不亦可乎吾等當具由奏達世謙曰献醎王庭古也奏捷而無其實將何以驗往復數四竟不從三大人為設宴公揖而不跪御史云何不跪飲荅曰我奉　殿下之命来朝京師諸大人特設宴以禮慰我耳我焉得跪飲

東閣襍記

成化壬寅　成庙幸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魚世謙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世謙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體何況百官皆自賫飯不患無食上曰任爾不食世謙與諸臺諫皆不食　上同

許右相琛遷大司憲遇事敢言朝綱頓肅然持心平正不容私意於其間故人愈信服而罔有怨者皆以為近来任風憲得體無有如公者　行狀

李世英律身清儉不随世低昂國法都承旨與政批故多所聞請世英為承旨獨洪默不言政曹堂上嫌其自擅告曰令公何不一有所言公曰奉寶璽出納　王命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各當其才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繼公為承旨不數月官其姻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焉　陰宅日記

慵齋叢話云如有奉　命出使者則朋僚皆邀迓設酌又於發行之日亦皆出郊送之雖勲貴大臣未免俗態惟

洪益城應承命詣闕而已他無所詣亦不曾迎餞只於
赴京之使及各道監司發行之日遣錄事持一壺注餞
之時人以為真得宰相之體

鄭翼惠公爾宗以衛將環殿庭　上令小臣揮羽扇以呂
諸將餘人爭奔恐後公獨不應　上更令宗臣直舉公
名以呂之三呂竟不動蓋公以為此非呂將之道也
上常念公可任為將見其持重益奇之名臣錄

李容齋荇為博士官博士官乃師傅之職必選一代碩德
公於講論之際應荅之辭皆出人意表　世子問及治
國之事公對曰非今日所當問曰陳孝敬之道論者服
其得體行狀

容齋拜相之日公乃流涕曰無德而位高何以堪之痛自
遜抑子孫族親有求官輒拒之曰朝廷官爵豈宰相施
恩之具耶嘗以王曾恩出怨歸之言為得宰相體由是
僥倖者或怨之上同

鄭文翼公當清流將設賢良科也三司亦并請之公獨以
為不可曰賢良之名雖善在三代之下固不可為也
中庙不聽及諸賢斥死之後所立善政一切反之舉朝
請罷賢良科公亦以為不可罷也　中庙謂公曰設科
之初舉朝皆以為可而卿獨以為不可設也今之將罷

皆以為當罷而卿亦獨以為不可罷也卿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何如公對曰臣於當初固言其不可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職安可罷乎一設一罷国家政令不宜如是之顛倒也　中庙亦不聽公之所言雖未見施於前後而直截難拔之氣真無愧於古之大臣者矣松窩雜記

中庙時聞　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為都元帥張彦良為副元帥時林亨秀以吏曹郎為從事以親老辭於李芑白言于副帥林授謁於公公戎服坐交椅林急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後林又來公出迎于門揖讓上座盡欢而罷名

臣錄

金慕齋每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深務得人才必經十五日出榜至今稱之　先王朝己亥別試余與完陽府院君李忠元偕為考官李公常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等何敢不盡心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失落人才則必有天殃凡試券中雖甚鹵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甚得考官之體芝峰類說

當癸未邊警方急洪文僖公彦弼以領府事合坐賓廳公自經草土氣常沉困坐必合眼矣兵曹判書栗谷李公進謁公合眼而問曰誰也答曰兵曹判書李珥也公曰

當此之時國家多事兵務最緊聞令公勤於奉職深用嘉悅更可加勉盡心国事李公拜受而退謂人曰大臣體面今日見之矣 忍齋遺事

李相國浚慶為首揆時白公仁傑為都憲公與相国有少時同榻之分以草笠布衣乘昏投刺相国迎謂曰令公何以便服来訪我乎公曰日已昏黑且特宿昔情眷敢以便服唐突相公曰憲長出入領相門雖暝夜人豈無知之者便服相尋該人見聞顧令公速還公慚汗而退 續玉露

李東皐浚慶為領相當都堂弘文錄圖點時以筆抹其子德悅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矣人皆服其無私 得大臣體 尚渾野乘

宣廟經筵領相盧守慎與修撰金誠一入侍金公啓曰領相盧守慎受人豹皮長衣豈意盧守慎有如此事也盧相避席族罪曰金誠一之言是也臣有老母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求豹裘於族人邊帥處以給老母矣 宣廟兩美曰大臣臺諫具得體面予甚嘉焉盧相素與金公相切自此益加敬重 竹牖閒話○又出浩溪記聞而以領相為吏判

朴文忠公淳壬申拜右議政其年新天子即位公進賀朝

京故事外國進奏者率令由挾門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既聞名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爲定式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無所貿貨開市何爲華人稱之行狀白沙所撰

柳西厓成龍已巳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入班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冠章甫顧反居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招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卻二深置後廷中動色名臣錄

李相國元翼壬辰亂作爲平安道都巡察使　宣廟次龍灣公住安州肅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公命元及韓公應寅權公徵並稱都巡察使與公等夷聯坐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御三都察公先自降禮具軍服謁拜迎送由是號令有所專矣謚狀

漢陰嘗引事有東宮內旨公對使者不開見封還曰有可問之事則當於書筵下教不宜私有密旨故臣不敢開見古人有封還墨勅者有封還內批者公之相業可謂無愧於古人矣遺事

癸巳四月都體察使柳公成龍都元帥金公命元在坡州一日提督家丁自龍山馳來相見曰提督領議政留此

元帥則與我同往龍山命元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可
囙口傳容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出示
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強欲同去而命元
終不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 懲毖錄

朴大憲應男長諫院大行王發引禮官議以為因山日尚
遠宜令從官還都及期以出又議於虞祭亞從献其間
稍久宜自上設幙次少休公 啓曰惟大行王在位二
十年仁深德厚舉国臣庶孰不被其恩澤而一朝弓劒
遽遺群臣攀號悲痛莫及況當今日欲使梓宮獨留於
喬山風露之地其為臣子者乃敢偃然還處於廈屋是

豈可忍為而亦豈有是理哉請勿令從官還都虞祭時
幙次盖慮 玉體勞動而設也然竊伏念奠献之間儀
節無多祭享事不宜苟簡況當嗣服之初宜從禮制以
服民心請勿許出休答曰所啓甚當禮官儀官非其允
之時論莫不歎賞至或有讀之淹淳者 行狀

月沙李文忠公當癸亥反正之日李公貴遣庶子言儀舉
事俄有命牌繼而李時白張紳來言公初聞闕中有變
蒼黃驚起及聞舉義猶不敢即進又未聞舊君處置家
人進酒淳泣不食肉書小紙送于李公貴曰先奉 大
妃以 大妃命會百官為得體翌日朝乃進于昌德宮

上命公往慶運宮西廳十五日以公為禮曹判書知經
筵事承　命署進、御押兼判義禁府事 行狀
李忠翼公時白　賜笋階上舊有一朶名花曰金絲洛陽
紅世傳来自中華忽有人卒役夫来公詰其由乃掖庭
人承　命欲採其花公自往花間并取其根碎之垂涕
而言曰今日国勢莫保朝暮　主上之不求賢而求此
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而見国之亡須以此意啓達
也後　上待公益厚盖嘉納其進規之意也 行狀
劉海至固請進見許之海既進見　上坐榻上不動海立
不管前怒色勃勃余時侍殿上不勝憤趨進啓曰劉海

無禮　上一起則國體虧損大事去矣請斥海使出進說
者甚衆皆如余說海素黠便解其意即前就坐後海自
虜中脫身歸正在皮島每言其時事稱我国得體云
谿谷漫筆
适既誅張晩飭西来諸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
鄭忠信獨下歸来辭於李時發時發曰諸將皆留公不可
獨歸忠信曰忠信以西路將兵之臣不能即誅反賊使
大駕播越而逆兵入城其罪大矣何敢自若有功者
迎　駕於江上退歸本鎮以俟朝廷處分耳　上還
朝聞忠信還歸特下　聖旨召之其明敏如此 荷潭破寂錄

講讀

李文康公石亨嘗曰真德秀大學衍義刪其經書之言約其諸史之文添入麗史之可為勸戒者為一書名曰大學衍義輯略請於 經筵進講 上嘉納之公之意以為經書時方講進高麗之事傳聞所及鑑戒最切故或刪或約或添之其於觀覽不無有益然論者以為經以載道皆聖人之言德秀之編皆非苟為今盡刪去於義未安曰舊衍義之文添入麗史庶幾近之矣 笔苑襍記

崔司成池登第以後多任外職 世祖十一年聚文士于慶會樓下試藝池長吟緩步行至後苑適逢 上微服出苑中崔長揖不拜 上問曰汝是何人擅入內地無禮於我崔對曰我文士也宮中但為 上而已豈敢別禮於子乎崔於是心知非凡人必王子也遂蹲坐路旁 上曰汝非原壤乎何其蹲俟俄而侍女內豎繼至崔驚怖謝罪 上即御集賢殿呼池講論經史隨問隨對經史奧旨一一精解 上大喜手賜危酒崔快倒數巡顏色自若 上曰此儒精於理學恨其得之晚即拜池為司藝 慵齋叢話

丘從直者草野人也少入館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請一善卜人決平生禍福終至丘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法

當至正一品壽踰七望八大富貴也諸人二十餘人皆
不及也衆皆大笑之後從直捷文笏分校書館直宿聞
慶會樓絶勝心欲觀之直夜便衣入數門至樓下臨池
散步俄而　成庙乘便輿從數宦者從後苑戾止惶怯
伏輦路下　上問誰也從直對曰校書館正字臣丘從
直也　上又問何以至此對曰臣嘗聞慶會樓玉柱瑤
池乃天上仙界也今幸豹直芸閣芸閣幸與樓不甚遠
故草野之臣敢此偷看耳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我
其以衣服冠來從直即取着而進　上命設交椅于樓
下命從直來傳問汝能歌乎對曰臣少學謳謠然擊壤

之歌豈合聲律乎　上曰試唱之從直曼聲長歌　上
善之又命之激厲高唱聲震屋梁　上大悅又問能誦
經傳乎對曰臣能記春秋　上命誦之應口誦如流終
一卷　上大喜命賜酒而罷翌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
目下人大怪三司交上章極論　上不俞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盡召三司官入又命丘從直來　上命小宦
者持春秋來自大憲以下使命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召從直入始命誦第一卷已亂抽他秩問之無不應
口誦　上曰止曰謂三司諸臣曰爾輩不能誦一句來
猶踉清貫有如丘從直者豈不當此任乎爾輩皆退又

命從直即肅拜出仕後官至正一品壽至七十九青坡劇談

靜菴趙公每當講前夕端坐熟讀如在、上傍至曉易服而進肅然對越冀必感動於 上開陳治道別白事宜自性情善惡義理之辨天人王伯淑慝之分與夫崇學備邊之虛實祭祀興隆之得失莫不傾倒羅列日昃忘倦 上必專心竦聽多所稱善神道碑

思齋摭言云余嘗以弘文館校理兼帶經筵進講綱目東漢獻帝記李確郭汜名汜字音出似字以似音進講後 上讀用汜音余恐 上誤讀訓汜更啓曰音出似字 上曰曾出汜似二音余惶懼汗出沾背罷講退出即考郭汜名始見處果出汜似二音益復兢惶待罪蓋余以布衣才踈識淺濫叨甲科纔洽旬添選為修撰嘗見同直僚員當進講乘暝入來取講書講數遍只句讀目前不闊首尾及進講亦如是余亦不免探俗致有此失曰悔悟不敏之罪其後自校理歷典翰直提學必取所講書從頭至尾歷覽考問無有闕疑每當入直蓐食早進又與下番僚員終夕徹夜廣考諸書質疑論難快足於心而後進講僚員有或笑以為固詭然為講臣職分當然也雖冒笑不已後又不意承召入正頭閣侍夜對講畢後 上命曰講曾讀事跡講官相問答論難余以曾

所歷覽講論無誤舊例有經筵則前夕出直講官絕所
講書付標紙八內諸侍講奉八書冊書吏依八內冊付
標之八直讀官觀標預詳音義進講　成宗朝閔斯文
願以直提學八直書吏誤付與　御覽絕標相異當進
講　上曰讀甚處非付標冊面自某語以下讀之可也
閔披視之文義適艱僉未能著口計無所出起就前俯
伏曰臣本無學術文理亦有未解僥倖科第濫叨非分
常值八直日則早夜仕進進講之書多有未解質於同
僚僅得解意餘力未及他面書吏誤付冊標承　上教
披見則文義適儉口不能讀臣之不能堪任至於此極
兆有餘辜請治臣罪仍罷講　上還內傳曰某言直予
甚嘉之其特加通政其後在廢朝金斯文勿以應教洪
贊成淑以修撰八直當進講金忍氣痞不得出聲廢主
命先出又命修撰代講洪公自以下番進講非已任不
致意忽遭變故僅辨句讀汗而出後又令　上朝金
知事世弼以典翰八侍吏又誤付冊標如閔事適值大
學衍義掠切諸書斷章取來寂難曉處左右失色金該
洽經史性且穎達燭理無碍雖不宿覽從容閑讀無少
錯誤縱橫出入敷衍推明論說無欠左右歎服經筵官
不閱講書首尾臨時取具目前蒼卒遭變事蒼黃失對

誠非細故可以為講臣之戒伊川每當進講必宿齋預
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　上意臣子用心當如是也
仁宗在儲位學就高明春坊左右皆是一時之選任公權
講說詳暢音吐清亮　仁宗每注聽焉書筵論難之辭
日必錄啓　中宗見公勸戒之語曰輔導之臣固不當
如是耶　名臣錄
盧文孝公禛以弘文修撰被召俄陞副校理公初去館即
輔外未嘗參近密之地一朝入侍經筵人皆慮其或疎
於講論數奏之儀及侍讀清婉閑陳曲當領事尹溉出
語人曰真侍講也嘗於經筵進講綱目及王蠋去國事

上曰賢士而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曰去國者何
嘗忘國不能忘國而敢於去國其情誠可悲也諫不從
言不行而去國則如王蠋者能盡事君之義者也齊之
亡也在列之臣無一人捐身致忠而退野之王蠋獨能
抗節徇國此去國者不負國之儉也蓋是時李退溪累
辭召命　明廟頗懷疑阻故　上教如是公之指陳剴切
可謂臨文善陳者也　東伎師友錄
鄭恒齋宗榮當入經筵堂吏來呈進講之冊則必明燭熟
讀齋戒易服不敢肆然安睡　上仝
明廟朝趙參贊彥秀以特進入侍經筵　上問工夫二字

何義左右皆不能對趙公進曰工女工也夫田夫也言
士之勤學如女之勤紡織如農夫之力稼穡也 上嘉納
宣祖初日三閣筵柳眉菴希春以副學嘗進講 上雅重
眉菴之博士頗問豐豐日昃不倦嘗講詩傳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畜之物何以居六甲之首眉菴曰鼠之前
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反無如此物故取夜半陰盡
陽生之義以子爲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丹聰聞話
朴大司憲應男長銀堂 宣祖初御經筵進講蔡氏書傳
公遂進曰筵臣請講是書實非偶然計算聖學工程自
有次第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摹次及論孟以究其蘊奧

要以統會歸趣於中庸則尺度權衡無不各有定理然
後進講經典無讀大學衍義爲當仍達修己治人之要
本末備明復進列聖好學成就之效日令內乘房即古
之進賢殿也臣聞 文祖與學一士討論日昃或乘月
步至直庐相難至夜深不倦以此諸臣朝退不敢解帶
其勤學好賢千載所罕伏願 殿下深體此意日與儒
臣討論以進聖學後 上改講大學其次第一視公所
進言行狀
宣祖即位辛副學應時每經筵進講音韻洪暢討論詳明
至於理亂安危之機引諭古事閔陳剴切一日 上向

皇明通記甚是好書公啓曰　殿下從何得此書乎筵
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況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
盖以朝廷方議私親典禮而通記篇末極論興敵帝追
尊之當理大槩　宣廟初服輔導啓沃之功公實居多
焉　慈殿嘉之賜以表理行狀
李公廷鸞盛玉堂將進講必宿齋以入聲音清亮論議剴
切務以誠意格君柳公希春常曰如某者不可一日離
講席　宣廟初載誦詩訪落篇仍進敬之之義又舉程
子天聽王道之語論謹獨之功同時登對者出曰真講
官也碑銘

沙溪先生嘗講家禮親迎条附註團布几筵處因言昔松
江一日挾家禮来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
願賜詳說余一一說破則公喜甚曰今得破欝幸甚幸
甚未幾自經筵直来見余笑謂曰今日遭逢一奇事矣
進講訖自　上出家禮下問曰此處余累次尋繹而終
始阻塞諸筵臣試為我講說雖翰注苟有知者勿辭乃
昨者所聞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吾一一句
絕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矣再三稱歎仍曰
予於書未有若此之艱阻者也謂諸臣曰某官官高多
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耶諸人

皆慚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昨者學於金某而知之云
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追送賞賜此實君之功也
可分受也 尤菴所撰語錄

諫諍

申文僖公槩在諫院見事風生知無不言時政府署事權
在大臣公上疏極論其不可辭甚剴切 太宗親讀疏
顧左右曰豎儒不識事體妄言大臣擅權公論亦不屈
大臣皆股慄未幾罷議政府署事後又屢折大臣時論
歸之 上常曰某有諫臣風 碑銘

李文康公石亨拜大司憲先是憲府以言事失誤多見貶
黜及公長府論議侃侃慨然有振起頹綱之志一日疏
劾一大臣貪汚不法狀辭甚激切疏上 上嘆賞無已
即引見公命進爵降御榻握公手曰向使前任是職者皆
如卿余雖欲貶之得乎因以其疏示左右曰此李某疏
也今不得庇護某也即允之行狀

鄭叅贊甲孫累以直言犯上朝中肅然時河政丞演兼判
吏曹崔宰相府為正判一日朝啓啓畢臺諫以上以次
出公進曰河演崔府毋退因極諫政事之失演與府俯
伏流汗不敢出一言退而見河崔談笑自如無幾微辭
色時論偉之 青坡劇談

許文敬之孚曰倘舊補官至二品嘗爲司憲府持平　世
宗末年頗作奉佛之事欲於寺傳親祭忌辰公論諫不
納即率吏隸擊破支供以沮其行遂去匿俟　上怒罷
乃出丙辰丁巳錄

侍從封章始盛於李文烈公季甸文烈在集賢殿屢欲封
章論事有一二同列官居文烈之上每沮之曰自古喜
論事者終受禍況我侍從者論講德義啓沃輔導而已
至於諫諍非職也君勿好事文烈曰人各有心論事之
敗之榮不如含默之恥之深也遂率下僚抗疏極諫者
非一舟矣而上官終不署名物論譏之每進封章　世
宗曰季甸之疏又來矣遂有大用之意尋擢同副承旨
筆苑襍記

魯山幼冲嗣位　光函爲領議政以宮內孤虛且爲絃嗣
之重從權制議定納妃又以爲喪中納妃已是不服
其實亡矣脫服亦吉可也並孝瞻爲禮曹參議抗議納
妃雖以　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爲之短喪有何不得已
而強之乎條辨不少屈竟不見用東閣襍記

梁文襄公誠之在集賢殿屢封章論時事諸君曰若不切時
務不必陳瀆如此文襄曰朱晦菴在宋光宗時立朝四
十六日疏數十上余侍從踰十年疏未數十上君何云

爾也 笔苑 稗記

金文貞公湛為大司憲也 上為方孝墓立孝思廟公率臺諫執以為非成廟意庭立十餘日無倦色親自刻章言甚切至 上問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何也公對曰前長但知有母不知有父也時論偉之 東伎錄

成明肅公俊燕山戊午為領相主外若敬重內實忌憚一日內宴見妓妖艷身狎之公曰老臣不死 殿下不得如此主憚而止甲子終被禍 名臣錄

燕山之復廢后也命收議于宰臣虐威殺戮人莫敢異言獨三魁堂申從濩抗論齊妃得罪先朝遺教著作令甲不可與鉤弋甄后並論多引經傳以證論議甚正雖以燕山之暴不能加罪 涪溪記聞

弘治甲子燕山欲以非罪殺沈順門問於羣臣自三公以下皆莫敢异議成大諫世純曰吾等職在諫官安可默然而已金献納克成曰官以諫為名見人無罪而死縱愛身不言奈負国恩何李正言世應曰献納言是或曰若不順旨必與順門同死終無益也公與克成談笑自若曰死生大矣各任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次者正言也遂啓其無罪之狀燕山雖不聽用亦不之罪 稗官 稗記

朴迈拙漢柱拜献納一日八侍進諫遊宴等事曰自附
太廟後　太廟及諸陵殿一不親祭而游宴無常至繼
以夜其於孝思如何燕山曰近有眼疾未能行云云進
曰後兆内馳馬擊毬張龍鳳帳幙於游宴時多矣　殿
下何以有此教乎燕山勃然變色曰龍鳳帳幙是爾之
帳幙乎復進曰此皆由民力而出雖謂臣民之帳幙可
也豈君上自私之物乎又論盧士慎任士洪等事竟為
二奸所陷東伎師友錄

權通之名達手為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
鉗下主所欲莫敢忤通之慨然議以非先王意館中不
敢異主怒皆杖深久而怒彌甚玉堂臺諫中首其論者
將極法之時追治舊事仇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旁推
先死剖發朽壤以苟免獨通之自引伏不為負亡僚自
活計並臺員先發者鈇鑕已具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
寧歸之一而一生之為臺者候承吏旨更言玉堂先於
臺通之日目熟視曰某乎某乎爾果效我而為之耶即
奮筆書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為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
畢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汲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
之龍泉談寂記

朴誾字仲說遷入弘文館四遷至修撰在　經筵者五年

遇事必言不少避與山惲之宰相亦不悅也館員嘗論
西邊築城不利被問公陳其不可問狀跡劄日三四上
語皆激烈在列或恐公奮曰禍福天也臣道之不當盡
者忠盡吾道而得禍亦非所懼也爭之愈力竟　允其
請名臣錄

己卯十一月鄭光弼方為首相時南袞將搆隔趙光祖等
諸賢詐稱南書房著草笠麄布衣足穿破履步至公等
呼門者使入告但言客來門者認其貌知其為袞也入
告曰有客到門觀其貌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
公大驚顛倒出見則乃袞也怪問曰公何為此耶袞俱

道其所以曰曰此輩若留一人其害無窮　上令日必
招公議之公可勉從　上意除去無遺然後國勢得安
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處之或以危言恐動或以
甘言誘之公正色曰公以宰相為賊眠歷都市而來大
是可愕事謀害士林本非余心可忍為此乎袞大怒拂
衣而去有頃承召詣闕袞已贊成其事為一打盡除之
計咒物已具於庭公入侍涕泣淚垂兩頰衣袖盡濕諫
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施今而已豈有他意
少垂寬貸請與三公議罪　上遽起還內公趨進引
御裾叩頭乃命下光祖等于獄召左議政安瑭公仍與

瑭共請與朝廷議罪反復伸救公配有差 安瑭己卯錄

壺位未定淑儀朴氏寵冠後宮欲援章敬之禮自陞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如何令懇辭求之於鄭光
弼金應箕申用漑等試覘其意光弼獨奮然不許曰正
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可以側微陞遂以真西山大學
衍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之意遂阻
上意亦定於納新妃士林聞之相語曰鄭光弼此舉雖
宋韓富無以過也 宗錄

會寧城底野人東古乃者潛與深處野人通謀來犯甲山
府多掠人畜邊將將治之亡去南道兵使密啓東古乃
於甲山子近處潛往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軍
掩捕朝儀先密諭于本道命遣李之芳同監司兵使捕
獲置法 上御宣政殿賜宴及御衣弓矢三公及該曹
知邊宰相環侍靜菴先生時為副提學請對進曰此事
譎而不正殊非王者禦戎之道正類盜賊穿踰之謀以
堂堂大朝為一么麼醜虜敢行盜賊之謀辱国損威臣
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
有經權臨機制變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
人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已備諳請聽臣言

迂儒之言勢難盡從　上猶不從諸宰樞皆懷不平而
罷
戊寅年全諫請革昭格署累月不允弘文館亦逐日論啓
靜菴先生時為副提學一日率僚員詣政院告承旨曰
不蒙允今日不可退家日暝全諫皆退玉堂仍留不出
終夜論啓至鷄鳴得允乃止以上退溪答靜菴先生子容別紙
蔡公世英乙卯禍作聞變詣闕首相鄭光弼在坐趍問事
所由則曰不知也移就南袞問之袞囁嚅鄭相顧曰史
氏第記所見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加罪案遽棄公筆
公急起奪還曰此史管非他人所得用因白上臣非諫官
出位有罪此等胡大罪今乃爾耶願聞罪名右相安瑭
在外不得入請召議之左右縮頸安相亦懼公不免時
顧而咳目攝之鄭相廷爭之強　上為之霽威柳庸謹
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乃能爾耶柳堪閔起文
相語曰世無君子者惟老蔡一人而已名臣錄
南袞初與沈貞洪景舟等謀害士林議已定以為舉事時
不可不使本兵之長知之時李長坤為兵曹判書兼判
義禁袞瞰其不在三性投刺以疑其心乃於其夕使急
脚持小簡招之曰國有大事可即入來長坤家在仁興
門外趍從已散蒼黃借馬於友人到景舟等所會處猶

未詳其事之曲折及詰閤門外始知撲殺光祖等之議
愕然入對　榻前力諫以爲不可啓夜加人重罪有若
行盜賊之事請召首相鄭光弼議之景舟欲勸　上速
決作起勢長坤輒裂其袖以止之是日得緩獄事長坤
之力爲多終爲衮等所擠削爵出外長坤氣度卓犖有
文武才　中庙思復用給職牒群小還泥之竟斥錮而
卒東閣襍記

趙靜菴光祖下獄柳雲代爲大司憲啓曰此人等見上親
信徒知赤心爲國而不知物情之違忤此上之待之者
誤也一朝棄之如草芥誰復信上之心哉又曰刑人於
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而不可以詭秘也聞之此事
乃出於奸邪之徒密啓密啓之禍古書昭昭有之此宗
社危已之漸也公卿大臣當推究其事以身當之而莫
敢開口時事可知臣雖就職無復有爲也敢辭與諸坐
諫俱辭職退去　上命召就職又辭曰臣等百計不可
就職不就職故不合者爲諫長而時未論啓且都承旨
金謹思右承旨成雲俱是不合者盡去前任之人以物
論不容之人苟充其位不可在職也又曰初謂邪類密
啓令聞有自　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令趙光祖等羽翼
已成矣當於前日請設賢良科予意以爲甚好到今思

之蓋欲樹羽翼而為此也今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婿金明胤亦在其中故不果耳此言已騰播人口以人主之勢加罪二三書生亦有何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為之若是乎外示親信而內有剪除之心此危亡之兆也臣等不勝痛哭 黃兎記事

權文忠公撥臨利害遇事愛義形于色勇決如賁育當忠愼堂尹任等論罪時通夜草啓子婿淳諫輒麾去之至閔申公光漢相遇並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詣院相座招注書書啓辭臨寫在座亦驚曰勢已至此徒惹起不測耳盡抹去危言公却座抱膝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 名臣錄

宣廟時女寵浸盛洪暹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所進女口為表題其後暹等入侍經筵 上從容言曰頃日試題未知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諫則諫豈可如此存形迹乎予有憾焉大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於愛君也 上曰卿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大哉王言此所以為 宣廟初之盛也 涪溪記聞

朴文忠公淳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院慨然曰劾奠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欲

正元衡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族也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母后遲回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俞允元衡既逐左相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志頗菀亦相結而黜百姓歌舞於道閭里之間挾書為儒者稍益發舒始乃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愼此則為君子逆輒危辱不齒沛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族者群興焉於是逆六行之士復枉死之職凡舊政之蠹国病民者一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倡嶺外高峰大谷興於湖中牛栗諸賢次茅結起為之後焉而張本之者皆公之力也行狀

辛副學應時甲戌正月陛拜同副承旨隨事覆逆忠益甚多　上命進黃蠟數百斤公極陳以為凡上供之物無非出於生民膏血當初詳定本有其數一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用或於經用之外少加毫分則其勢必至加賦於民一加之後更成舊例民將不堪昔宋仁宗曰夜飢思食燒羊恐為規例而終不索況此物御供日例之外更無所用之地故外人或云　聖上欲輸於鑄沸之用此雖必無之事而臣竊歎　殿下取索若是之多以來群下之議重貽生民之弊也時　天顏不怡玉音

甚屬公不容屈從容閣藁而與栗谷李先生先後爭論
終得回天宦官輩有橫溢之漸公據例防塞宦官側目
之行狀

宣庙嘗內索黃白蠟三百斤外人喧騰以謂宮中鑄銀佛
栗谷知諫院率同僚爭之連日且請所用　上怒批曰
刼問君上所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奇高峰大升為
承旨封還批辭　傳曰此非政院阻擋之事也栗谷辭
職請退至曰　殿下謬引經傳以折諫臣是　殿下平
日讀書之功只為拒諫之資而已　上震怒許之政院
又言不可使諫臣獲譴而歸　傳曰人各有心不可抑

也若松為友麋鹿為群豈非高節歟蓋　上好夜讀書
尚方所進蠟燭多炬以白蠟為炬欲於宮中別造而外
人誤傳故激天怒云栗谷退歸海州未久以副學召還
遂受知過一年超拜贊成言聽計行方倚以為相未及
而卒　浩溪記聞

栗谷先生庚午又拜校理時白公仁傑上疏請雪乙巳
卯之寃於是政府三司共論之猶未及於削勳先生以
為正名為政之本名之不正莫甚於偽勳乃於玉堂力
主削勳之議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之先生獨抗議不
撓凡玉堂四十一劄五六劄外皆先生筆也至丁丑曰

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群情快之 行狀

李公命浚自江陵歸宗今 上即位之八年也又疏極論時政闕失指斥上躬皆言人所不敢言又曰一二朝臣彙緣曲逕 女子曲逕一啓亡國之乖請出之疏入 上即出其女特除公大司諫已而大臣因公疏請治媒進之人 上怒辭旨已嚴朝臣皆懼公不拜命復上疏言益切 上意感悟手札慰勉 碑銘

勁直

河東鄭文成公性鯁直屢批龍鱗 光廟崇釋氏大臣承順至有親捧餅咒以供佛者公獨不拜諸相責曰主上欲羣臣皆屈已奉佛不可不拜公曰君父之外豈有拜者耶南方之人有投毒於水取秋生魚者纖微盡焉下令痛禁公進曰臣欲有言 上曰何言公曰主上禁民漁獵如使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則如之何哉 上笑罰飲公一大鍾 謏聞鎖錄

鄭忠貞公昌孫乙丑擢執義慷慨骨骾知無不言前此公之伯氏貞節公甲孫長憲府激濁揚清直道不撓風節凜然人比之獨擊鶻今公正色立朝謇諤亮直有乃兄風一時物論多之 行狀

權參判景佑在弘文館論瘀妃雖有罪不宜褻處閭閻

上震怒以爲陰附世子爲後日地命下牢獄責詰備至
公畧不沮挫閔陳誠悃援據歷代人主待疾妃事語益
剴切　上乃霽威只罷其職　稗官襍記

李評事穆游太學言論慷慨志氣峻烈辨覈臧否無所回
互以此爲泳輩所推服　成廟嘗有疾　大妃使女巫
行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
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成廟陽
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爲必獲大譴爭亡匿
公獨不亡匿　成廟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
使士習歸正余用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爲相用事會天

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曰公必欲
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陰勸　成廟請
從慈殿奉佛公聞之又率諸生上疏論弼商奸邪目以
奸鬼請誅之　成廟大怒親問公曰若何以斥吾相爲
鬼公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爲鬼　上將下吏
賴他相力救止謫公州自是直聲益振矣　全誌

朴迂拙漢柱從仕歸覲之日訓導公取見章奏且聞進說
太直戒之曰吾甚懼焉後勿若是公對曰身在言地豈
敢隱忍以欺吾君以負所學哉　東伎師友錄

中廟辛卯歲金安老始自謫中來先逐李復古朴彥胄等

靜吞亦被斥退蓋以骨骾悍之也及丁酉服罪之後諸賢次次進用靜吞嘗於經席進曰方安老在朝小人之無狀者黨比為惡固其宜矣　殿下亦黨比使能其惡何也中庙曰余不得辭其責矣盛哉王言真萬歲帝王之法也容人之直歸已之罪一舉而兩善具焉丙辰丁巳錄

許洽方為掌令與權輗齊名當路惡其抗直全克幅發於經筵曰許權詭激不情請黜之此意向於大臣則可曉其情狀矣沈貞聞之詣闕遇許公硡於賓廳曰全克幅何自發此言吾將足其議公曰一時利祿亦可愛也萬世名節獨可奚乎貞默然名臣錄

李延慶嘗遇鄭愼明語之曰公與孫明交尊何至置之死也愼明游辭荅之或尤延慶曰虎前作舞人皆危之何發此言也延慶笑曰耳聆狡黠殺孫明者視為奇貨為子孫計也若害吾則徒得殺友之名而無所利必不為也耳聆乃愼明之字黃兒訖事

沈二相士吉先君子少時交也方安老用士吉士吉與孚士烱向附之獲躋顯仕然以故舊時時來訪先君子嘗面斥曰尒兄愛國尊恩敢黨小人以誤朝廷必斷爾頭後乃已乎遂背卧不言二公悔之頗有異同丙辰丁巳錄

明庙踐祚年尚幼冲政出東朝奸人李芑尹元衡等乘時

挾憾誅徐尹任之黨以洩私憤以樹威權先以 慈殿
密旨請賛臺諫為一網打盡之計宋公希奎時為執義
自知其事機言於同僚曰大臣有罪當戮之內降密旨
是豈盛世事乎献納白仁傑曰密旨之非吾當力論之
是日兩司會于中學大司憲閔齊仁極力勸行公曰我
則寸挫骨肉而碎之有不從也因曰尹元衡以国元舅
主張国論不能引君於義反以陰囑国母戒害忠良可
乎今日必先去此人然後国是可定矣坐中如金礎朴
光佑諸人同聲相應揚臂大言意氣奮發凜不可犯大
諫金光準嗔嚅不能開一言而一時憸小之輩奔走偵

探潛形匿壁以聽其論議或變服登墉以覘其行迹仁
傑即赴闕直斥閔齊仁忤 慈旨下廷尉公自公退舍
與家屬永訣而待罪會執義以下只遞本職於是滿朝
風靡逢迎內旨冀事之必諧金光準啗之以利曰惟我
是從共保富貴無疑也閔齊仁怵之以威曰爾何不職
時議而忘身觸忌如此耶許磁即曰內旨如此庸可勉
從公終始一心不肯循人雖斧鉞直前而不小沮撓矣名
臣錄

鄭公希登以剛方之資濟以正大之見直己而行奮不顧
時權奸如金安老而乘公之喪耦欲求為己婿則曰寧

不娶終身不可為權家婿斥而絕之憸邪如陳復昌而
具壽聃薦拔甚力則他日誤国必此人至於撤去坐席
而焚之李芑之凶憸而時議以為可人陞為貳公則公
首發其險側而劾正之尹元衡之陰毒而服公之罔貽
書頤交則曰彥平通書不過欲羅致我也寧為直死不
可曲生竟不拆其封嗚呼有一于此猶足招戾抵觸機
鋒若是多也宜公之不得免於亂世豈不痛哉　仁廟
賓天群小得志跳踉睒賜朝夕磨牙而公屹然持正言
論自如人或危之而不變焉大司憲閔齊仁袖　內旨
倡會于中學將罪三大臣左右失色莫敢先發公以掌

令在座乃言曰進退大臣朝家大事豈可以內旨為也
公立異　慈殿震怒御忠順堂集諸宰臣議三大臣乃
得罪焉未幾公見罷於是三憾協勢搆害公無不至以
李德應誣招拿鞫闕庭從容就訊顏色不變朴光佑同
被考訊顧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發聲呻痛公徐言曰
死生有定杖大小何必言　梓宮在內不可使哀楚之
聲聞辭氣激烈在庭者莫不灑然臨訊必向　梓宮伏
地人莫不嗟服而芑反怒而瞪目曰若是則其有救
乎連訊九十杖流龍川母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好為正
直之行以直獲罪何愧於心今當永訣余寀無言道路

聞之莫不嗟涕公即夕乃卒 誌銘

李芑爲二相鄭希登主論劾遞論啓之夕往見鄭順朋於家林百岭詣其家方謀乙巳禍胎聞臺隷呵喝聲失色罔措順朋使之入幕接待公外室順朋問曰自何所來公曰自啓辭來順朋初若不知者然有何啓辭公以論劾李贊成爲答則順朋作色曰何臺主論有此妄舉公曰我宰主張順朋怫然不悅曰李不得爲贊成何人得爲辭氣不平百岭入幕細聽公言即馳往李家具告其由李極憤疾人皆危公公未嘗小動 乙巳錄

明廟朝大司憲趙士秀與沈相連源同入經筵趙公啓曰領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侈至施丹雘極爲未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失 明廟慰諭及其退出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還家盡洗其丹青時論韙之 竹窓閒話

李孝翼公俊民幼而有異徵及長卓犖不爲拘儒小節入玉堂爲修撰其於諫垣憲臺盖迭居而迭去焉時權倖盜秉萬首俯趍公正色獨立以風裁自持清議韙之乙卯拜正言李樑爲副提學始專恣公欲奏劾之樑嗾其徒出公爲寧邊府判官丙辰遞拜黃海都事是後樑益張 公甚常擠之外逡巡路傍十餘年勁氣不少絀也

請讀 諫諍 勁直 交際 孝友 報德不報怨 記官 樂善 君子小人 居處

行狀

權刑書兗智居官一切裁以法遇事惟求當理屢膺御史之命咨詢得宜彈擧無所避修軍籍三載猾胥斂手人不敢干私稱以鐵游屠嘗於道中面斥上量狹 上感氣而教曰何事公歷數以對不以沮 上不加譴而出為北青刑官士論惜之碑銘

宣祖嘗論唐太宗心術不正洪公聖民進言曰太宗固不正然能容直諫致太平今 殿下誠無讓於三代之君而若好閒之德則或愧於唐宗矣自席京還 宣朝聞中朝有何事公曰 皇帝於會朝日杖言者而言者絀踵我朝則雖名優待言者而未見有直言人君之於言者面容而心誅之則其害甚於杖矣聞者縮頸名臣錄

朴活塘東賢嘗入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鍊都監欲行鳥銃法領相柳公成龍所建請也是日柳公於 上前親作試放狀擧措頗不佳公即進曰今日 殿下無望國家之中興也某以首輔親作放砲狀於經席安有大臣體負如是而能中興者耶 宣祖瞪視不答及罷柳公出語人曰今日朴某言誠是矣然古人言諸侯有爭臣不失其國此豈不足以中興乎時以為兩難 浩溪記聞

李公好閔丙申特拜大司憲駁王子容匿奸狀 上曰父

子之間人所難言卿乃言之風采可尚名臣錄

宣廟嘗問侍臣予可比古何主鄭以周對曰堯舜之主也金鶴峰一誠曰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 聖質高明爲堯舜不難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自聖桀紂之所以亡也 上色變徙倚龍床左右震懼柳西崖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也堯舜之比引君之辭桀紂之言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燃藜筆談

十二月 上召群臣入對司諫李幼澄進曰近自一二年來宮禁不嚴朝著不靖苞苴盛行排陷成風以言其王子則奪人田地取人奴僕以言其宮禁則賣官鬻爵利窺倖動拂人心怨言盈路群邪亂政禍深士林不論賢不肖惟視議論同異遂使椒房賤竪托勢厥妹朝廷是非亦得參聞上下羣情崩潰已久大賊繼至無處不叛北道之變前未有聞 殿下遇變以來無一言自引爲過但坐深房惟事宴安羣臣罕接甚於平日以此形勢臣恐國勢終必靡滅而後已 上俛首不答羣臣仰見天顏或青或紅皆脅懼不發一言而退寄齋雜錄

成廟八年持平金壹辛論玄碩圭爲小人比之盧杞王安石 上命致闕庭問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以碩圭

為小人耶當初所犯誤耶彥辛曰臣非誤執碩圭真小人也　上曰爾謂碩圭為盧杞王安石其比我於德宗神宗歟彥辛曰德宗用一盧杞神宗用一安石碩圭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而　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　上曰殺諫臣者惟桀紂也擊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予豈殺諫臣哉終不效唐太宗聽諫浸不如初也爾遇可言之事其極言之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焉往就爾戢　命政院饋酒

孝友

成文景公石磷年六十慈氏亦年踰七十病革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香祈禱哀號幾絕俄而慈母曰是何聲也侍者驚喜曰祈禱聲也慈氏曰天遣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杖而起病尋愈人皆歎文景孝誠之篤　筆苑雜記

許政丞禂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而必詣之詣必屏趨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整衣冠張燈設坐身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退曰入樂有

賢父兄此之謂也 青坡劇談

金孝襄公孝誠莊襄公南秀之才也莊襄與妻吉氏異居孝襄年四五歲有奴抱立桑樹下忽有雙鳩來集孝襄曰瞻彼雙鳩雌雄并行吾父母各在東西何耶仍泣下奴異之告吉氏亦泣鄉閭皆異之公事母至孝公年五十七而吉氏卒庐墓悲祭一出至誠物論多之 華苑雜記

黃胡安公守身烈成公致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成在時兩相已為宰樞青坡劇談記翼成飯時兒奴輩羣擾至挽公鬚索食而公不呵云則居家似一於寬柔矣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閣雨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成曰汝負兄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兄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污翼成始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為幸大矣 清江鎖說

黃胡安公弟烈成公令從者竊摘園柿以歸邀公共賞公歎其美及還園中實之鮮紅者盡矣方知見紿其相與歡謔多類此值 世祖幸永膺大君之第聞之謂永膺曰吾兄弟友愛當如之 碑銘

俞應孚性至孝凡可以慰母氏之心者無所不為與兄應

信俱以射獵名世發無不中家貧儲無礪石而供母之具無不周贍母常往来抱川田庄應孚兄弟常從行一日於母氏馬前翻身仰射鴈應弦而倒墜於馬前母大喜 名臣錄

慶徵君諱延字大有清州人冬月父病常欲食魚鱠君鑿氷置網不得魚泣曰古人叩氷而得魚今吾置網而不得誠感固矣赤脫巾襪立氷穴經一夜得烏魚父又欲食辛甘菜君泣而菜忽生歸而食其父父病愈及父沒居庐三年饘粥蔬果之著一依家禮事母定省年踰五十不少衰母沒又如喪父時 先廟徵辟不就 主上之九年應聘為司憲主簿召入內殿問曰聞卿家居叩氷魚躍然乎對曰冬月無魚之時父以為必不得設網以求甚密幸而得之父喜謂孝感所致鄉里聞而不察亦為孝感所致臣宗不能如此 上曰卿讀幾書曰四書二經 上曰四書二經之中何語謂第一義乎對曰四書二經之中稱舜之大孝此臣之所欲而不能者又稱周公之忠此臣之所欲而不能者 上嘉歎久之

清州有楊水尺三兄弟所行不類聞慶徵君事親有道矣其舊染恂恂然執子道亦昏定晨省喪親之日勺飲不入口居廬三年不進酒果喪畢之後三人同居盡得歡

心相自戒曰幸有不類之行慶生負聞之不亦愧乎以上 秋江冷語

尹文孝公孝孫世家南原躬獵山水以供甘旨必與夫人身執以奉節日献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比山嶺南有智異山願借兩山壽萬歲奉慈顏先自歌之遂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為 名臣錄

姜應貞字公直號中和居恩津以孝行稱嘗母病三年不解帶藥必親嘗一日夢天神降庭謂公直云明日來客必醫汝母病明朝果有一少年名元義者自云居輪王洞請宿公直館之以母病問之少年果知醫藥者以少年言試之十五日病愈後居父母喪一從家禮冬月裸跣體無完肉事 聞命旌表門閭蠲家丁役 秋江冷語

金副正虛光山君之子性至孝喪母居庐書孝經喪親章於壁日日對壁而讀讀畢嗚咽流淚不自勝三載不少休為人善哭〻聲清亮哀慘聞者莫不抆淚 慵齋叢話

金先生宏弼母夫人性嚴有禮法先生每晨省拜於堂下或微有不怡意必正色不言先生惶恐俯伏不敢退進起敬孝之道久方得其悅豫乃退 景賢錄

李修撰希曾內行純備孝友彌篤父母有疾淚泣迎醫親調甘旨夜朝不解衣帶滋久不怠兄弟遇疾亦必淚泣

以救或至遠離握手隕涕如分死生 東儒師友錄

李正憲公潤慶常懷王裒之慟未嘗過西市路及貴顯益傷養不及時遇忌日哭際哀慕若初喪然兄弟間自謂知己當季公贅居必居與同處如大夫人在家時相向對坐連日夜無倦出而反必相見乃入私室 碑銘

處士成聃壽眉叟與弟弘文校理聃年仁叟文雅齊名兄弟姊妹十餘人父母死三年之喪畢會兄弟分財眉叟見物之有色者曰則與某奴之有宗者則曰給某其破碎罷劣者則曰此父母之意也我其為之以妹孝庭堅之妻無家又欲以本宅與之諸弟固諫曰父母家舍傳之長子眉叟曰均是父母之子我不可獨有家也即出所有錦布為庭堅買家之資仁叟亦出家財助之二兄同心其微少諸弟以次婚嫁一門之內人無間言 青坡劇談

宋判書世珩早失怙恃鞠於王母鄭氏事之如母及鄭氏病中解不赴會試至嘗糞以驗吉凶逮沒心喪三年於兄世琳亦事以父師及沒亦中鄉解不赴會試躬自營墳庐墓心喪仕宦京師常自歎曰雖有兄弟各在一方和樂且湛復何時耶或至抆淚如得異味伻來致之 清江小說

鄭正郎浣事親極其愛敬承順悅豫靡不曲盡平生不儲

君子小人居處 樂善 記官 報德不報怨 交際 幼直孝友 諫諍 講讀

私財所獲多小盡獻之親任親所裁用在謫中得時物必走人奉薦深痛先考非命未嘗過西市街以家近是街移營仁王山下先立祠堂出入必告雖風雨晨夜未嘗或廢謁誠奉祭尤盡其心常恨無兄孚只有一妹友愛甚至欲為同爨之計立室規模亦擬而為之一庭之內怡怡如也行狀

蘇陽谷二兄世恭世儉年皆八十餘公亦近八十接屋而居子侄之居又多比隣晨夕過從以為常頗有柳公綽昆弟之風公悶伯氏老而喪室常備衣冠以進為諸兄先辦供具輪日遞行次及子姪肩輿要致山椒水次哺咏徜徉老幼扶携久而不倦聞者莫不歆艷碑銘

洪文僖公彥弼家法甚嚴客至輒使景獻公候之公冠服如寒士執子孚禮甚謹或有不知其為公者文僖既卒公執喪盡禮三年不出戶外朔望奠獻一不令子孚代之喪畢之後子孚遇公生日欲以絲竹娛之公止之曰爾者為親設也何忍聞此曰泣下霑襟子孚不敢更言名臣錄

吳德溪健十一歲遭親喪方其疾革也日日跪庭再拜號泣而禱天曰天乎願活我父既沒哭盡哀擗號不能殯側雖成人善居喪者無以尚之鄉黨隣邑相傳稱頌指

為誠孝童子其後三遭憂服皆以能喪聞及丁外艱三
啜粥守庐哀號未嘗一到門外姊兄禹氏妻貧鄙冒利
盡收家中器用財賄移其家祭奠之需或至匱乏而無
毫髮幾微見於辭色益篤友愛終始無虧官饋公俸必
與以分時節酒食親進酌獻怡愉和樂不忍暫難姊亦
感悔　明庙昇遐先生行三年喪遵制守哀一如父母
喪親戚知舊以先生有積病勸行權道先生曰吾自能
支方喪臣子之所自盡豈敢服喪而食肉乎過朞羸損
況瘁夫人曰病重則父母之喪亦用肉汁滿朝無一人
服喪者何為固執乎亦不聽　公弟守遇堂所記

宋圭菴麟壽孝友出於天性承顏色養靡不至母喪一依
朱文公家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曰淚必腐居庐有白
鷺巢幕其雛皆白人以為孝感所致　名臣錄

金叅奉鳳祥嘗以兄弟不分離之義諗于母夫人曰門衰
祚薄如此若復兄弟難居飢飽寒暖不與之同其何以
盡天倫之義況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人赤心相孚其
於同居豈有難乎母夫人喜以尺布斗粟之謠加勸戒
於是約為同室共爨之計日用百需莫不與之相均一
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焉其正倫理篤恩愛蓋已有
古者張陳之遺意人皆稱之　東儒錄

李潾長思親至孝父嘗久病思食生獐求不得悒悒疚懷仍承命往鄉乘曉越沙峴有獐死在道視之無傷處曰還献之且隣人常見井傍子夜有火未知其然久乃知之乃李君汲水祈病之火也病果愈 清江小說

曹文貞公植天性篤於孝友居親之側必有婉容以善為養悅其心志衣柔甘膳亦莫不具其在服哀慕泣血不脫絰帶晨夜身未嘗不在几筵之側雖遘疾亦莫肯退就服舍祭必備物烹調之宜滌拭之潔不以獨任厨奴必躬親視之有吊慰者必伏哭答拜而已未嘗坐與之語戒僮僕恚未終勿以家事冗雜者來諗與弟桓友愛甚篤以為支體不可解者也同居一垣之內出入無異門合食共被怡怡如也捐家藏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取遺事

趙龍門昱奉親極其孝家雖貧甚而甘旨之供極其豐盛體質遲重而奉承之際極其敏捷晨夕展寢必親為之不任奴僕小有疾恙遑遑汲汲憂形於色已有痛則雖苦不言恐其貽親之憂也事兄甚謹盡其愛敬日與相對出入必同養心堂公嘗有心病雖至盛怒公委曲言之則即解便有和氣豈非友愛之所感者耶遺事

近世名卿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公珖李相公浚慶兩家而

已安相以敬為主於兄判書瑋事之如嚴父乘則下馬
坐則必趨拜於床惟諾惟謹李相以愛為主於其兄判
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卧則連枕相對笑爾
汝為戲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為一時搢紳之所欽慕
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悲慟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吊
哭無異平人似負相公平生之厚瑋以此未免識者之
譏 松窩襍記

洪忍齋暹居茅園有柿栗雜果每於成熟之節大夫人乘
小轎令諸孫扶持入園中諸孫摘果公着衫衣奔走拾
取献于大夫人前如小兒之事夫人喜而受之曰設酒
果盡歡而罷女奴扶持果罌而先導之公手折果枝行
於夫人之前以悅其心 家譜

忍齋居憂衰絰苫塊每日鍾鳴起坐號慟就伏灵座前待
朝而退發鞠時步至里門外諸宰相咸勸乘馬不從聽
天沈公礪城宋公泣而告曰豈有大監至此之理乎況
諸宰步随亦可未安公不得已乘馬而哭聲哀慘聞者
莫不感泣諸宰不忍落還追至江上而哭送之葬時奉
玄纁哀慟之極無知役夫莫不潸泣不忍見也 居憂錄

金大司憲絓輝事親極其孝晚年奉侍偏親尤盡其愉婉
恚葬祭祀一以家禮為法凡資用與兄弟共之無所私

視其子如己出姊氏與姊夫得心恙處事顛妄且欲專
家財多行乖戾之事公益從其所欲竟得其歡心 行狀

退溪先生早失先子大夫人亦寡居窮甚其應舉決科實
為便養計也適坐舅罪不許臨民之官未幾大夫人下
世每懍蓼莪風樹之感門人語及養親之事則必慼然
稱罪人生日不設酒食子孫不得献壽觴悄然終夕察
訪公若至宅入門則常讓先生先生蹙然如不自容鞠
躬而立曰何敢如是其座也不必賓主必序坐一席怡
愉恭謹之容粹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悌之心一日語
及門生曰古人事兄如事嚴父出入扶持居處奉養以
益子弟之道今我只有一兄而未得益其道可歎 東儒師友錄

順川君琯生而粹美孝友出天居家處事動遵禮法宗族
鄉黨莫不敬服父母偕沒哀毀踰制三年悲慕幾至滅
性服闋又服素三年與兄錦川君弟洪川守友愛誠篤
每月朔望則必會於宗家參禮祠堂上弦則會于本家
下弦則會于洪川家必設酒食終日怡愉定為恒式與
錦川同赴他人燕會則雖夜深必奉至其家脫衣覆衾
安定寢處而後乃退錦川遘疾憂形於色不脫衣帶救
藥無懈及其歿也哀戚備至期年之內不入私室 名臣錄

李孝翼公俊民內行尤淳備大夫人南溟處士植之妹也
性嚴難於承奉或時有不樂公怡愉嬉語以媚悅之大
夫人雖感氣不得不爲伸眉頭至今士大夫類能道其
語大夫人享年九十公亦白首左右奉養靡不曲盡宛
然孺子慕必俟大夫人就寢而退鷄鳴趨問安然後赴
公松江鄭相公居隔垣每曉聞公履聲必起坐曰李判
書詣大夫人所矣服公至行每見必拜一夜風雪極寒
公又宿醉未解侍妾告公少休公泣曰是何言耶母親
年齡已高雖欲長侍其得乎其在外有奉大夫人書至
者雖奴隸必上坐餽酒食公可謂孝子之有深愛者
矣見諸婦必束帶子孫進見有時門庭肅穆有古人家
法行狀

栗谷先生仲兄素稟迂疎每事招先生而使喚之先生服
役無違位至二相執子孫禮愈恭門生向曰伯生負之
命使子孫代爲之如何以先生三達之尊執子孫禮無
乃過恭乎先生曰又兄命我我豈敢儼然使他子孫代
勞乎大抵又兄之前過恭禮也倘來之物非天性也位
之高下非所論也況日月如流兄沒之後則雖欲執禮
其可得乎遺事

栗谷先生曰兄弟同受父母遺體與我如一身視之當無

彼我之間飲食衣服有無皆當共之設使兄飢而弟飽
弟寒而兄溫則是一身之中肢體或病或健也身心豈
得偏安乎今人兄弟不相愛者皆緣不愛父母故也若
有愛父母之心則豈可不愛父母之子乎兄弟若有不
善之行則當積誠忠諫漸喻義理期於感悟不可遽加
厲色拂言以失其和也擊蒙要訣

栗谷先生九歲覽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慕之曰九世同
居勢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盈兄弟奉父母
同居之圖又摭前古忠賢事蹟題其姓名以觀之行狀

辛副學應時性至孝自孩提已能色養叱咤之聲未嘗發
於親側大夫人中年多疾長在床褥公與兄弟七人奉
侍湯劑晝夜不解衣嘗糞驗證夜必露禱其居外喪哀
過於禮節亦益情文焉其侍大夫人也言語容色柔順
和婉務悅其心其所居始嘗稍疎以定省之不便移就
傍側終日娛侍焉與昆季友愛篤至教諸弟不以嚴而
以禮戒飭之辭溫柔懇切使自感動諸弟亦皆力學勵
行家中汁物任其取用奴僕使用亦無彼此焉行狀

牛溪先生少居貧養親劬身悴志務悅其心力營滋味躬
親漁獵不憚勤苦未嘗闕乏聽松先生患風疾沉綿枕
席先生晝夜扶持雖祁寒盛署未嘗頃刻難側至夜不

退聽松恐其積勞生疾每令休退于松室則不敢違旨
應時出户外坐於簷下藁席之上屬耳窓間偵候氣息
俟夜深睡著然後少退假寢而衣不解帶向曉未明及
未覺先往户外坐到天明乃入户省候有若自私室始
来者然及其症勢危劇先生將斷指以療而自念手脂
人所常見近名可驗乃割股以進之如是者再而平生
秘之甚密未嘗語子孫故知之者絶鮮門人申公應榘
每言吾先生孝行世人鮮有知之者盖先生早以學行
名世故不以一善見稱實則真孝子也又有一名卿謂
人曰斯人平日事親至孝　國家當旌表其門而厥後
學問日進名盖一世為儒林師表故人不得以指名為
孝公　東伎師友錄

金耆文起周言開城鍮匠韓順繼之賢云事母孝勤作鍮
器以致稍潤解文字間以讀書作詩出語奇偉一留守
勸令為校生辭曰吾不作鍮匠則老母餓矣勤儉不怠
器皆完善而不貳價是故售者爭就之輒辭以分與他
工曰吾何得專利為哉其族人貧不自聊與以已貲不
責其償族人由此而致富終不受其貲曰汝家業成吾
所喜也　牛溪集

重峰先生自襁褓即知事親之禮父母有命則輒跪而聽

受事繼母金氏益愛敬之道金氏性嚴待先生頗少恩
一日先生往省外祖母某氏某氏謂先生曰聞汝繼母
遇汝無恩曰歷數之曰汝繼母某事如是某事如是云
汝將何以保活乎先生俯伏不對曰辭去過數月後復
往某氏問先生汝久不來見者何也先生對曰日者之
來也祖母談我母氏事所不忍聞以故久未敢來也某
氏大賢之自是對先生不敢復言金氏事先生既失怙
金氏遇先生益嚴少不中意輒加譴責先生起敬起孝
期以底豫為心終身惕慄兢兢未嘗一日而懈也先生
伏節以終金氏乃痛傷如已出晝夜呼泣每歎曰寧罄

人物去豈可復見乎嗟乎真我兒也厥母氏特借腹以
生耳金氏後先生八年乃沒平生追悼先生如一日不
少衰遺事

李太醫格一日謁朴錦溪東亮公方與南郭公聯床歡語
仍往西平韓公茅韓公問曰爾從何所來李以實對韓
公稱公兄弟友悌不已曰余少時聞李浚慶兄弟相愛
甚篤一時傳美以為搢紳家模範今世如子龍兄弟友
悌之盛當不減李公也家錄

金僉知澹江陵人性至孝事二親極其誠躬營甘旨朝夕
侍側四十餘年不少懈二親連逝哭不絕音杖而能起

以盃醋奠而伏惟前哀慟竟日盃輙乾人甚奇之嘗上山浮石欲作墓表天方凍不能施劂公扶石而慟石忽拆裂葬如雷孝感之致人皆嗟賞　朝廷三命官皆不至旌門復其役後以七十方伯　啓聞特授堂上僉知年九十而卒　識小錄

崔公沂居家孝友多人所難及者奉祿半以入寡嫂孤姪之家妻子不免困乏仲兄貴而貧僦屋而居公析婦產買宅以奉兄歿推與其孤　碑銘清陰集

李文忠公廷龜孝友過人嘗奉親阻寇山谷無人處數日不得食公出適見一老父坐巖石上就告之故解簞食以饋公讓其半不顧而去歸奉議政公得免於餓親命省姊經賊壘遇賊發三丸皆穿衣笠以過不及身卒與姊相見歸報人以為神明感佑　碑銘清陰集

趙玄谷緯韓嘗言金沙溪學行夙著當平時其大人黃岡公為関西伯聲妓滿前沙溪未嘗一顧人已稱之及黃岡以上价朝京沙溪求為子弟軍官侍行焉往返萬里每進食沙溪輙數其舉匙多少以為憂喜自古孝者多矣安有以舉匙多少為憂喜者耶其賢如此　南溪記聞

趙文孝公翼丁母憂悲哀之誠根於天性任情徑行不必金泥禮節卒哭後猶哀至哭夜寢遇感則輙起坐飲泣

嗚咽遂至於失聲號哭期而釋衰之後猶朝夕哭二十七月吉祭而終其月不肉踰月乃食猶不飲酒不復寢凡六閱月而遇盛冬乃復寢平生酷好酒飲不辭醉自喪畢之後遂絕不復飲其遷居先夫人也公時年七十二歲而猶未明而起八哭殯廳一日之內朝夕奠朝夕上食凡四時行禮每哭涕淚交頤其上考墓又極哀哭觀者動容興感孟子稱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況七十而孺慕者乎是固觀者之所驟見而動容也 趙克善三官記

閔文言慎齋平生常侍寢於沙溪幾四十年應唯供給未嘗少懈當夜卧寢沙溪有所問慎齋必起坐冠帶而對其致勤於禮如此又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樣每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亦可後人法 南溪記聞

吳思貞公年八歲大夫人病中思柚子求之不得公聞隣洞李上舍家有之躬造恳求上舍異之給數枚即敢進大夫人一家奇之蓋誠孝自幼已然 椒灘年譜

遵家禮待親戚故舊出於至誠僕隸有過不加鞭笞雖子弟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嘗書言忠信行篤敬小心翼翼對越上帝十四字示三子而教之曰爾輩宜當服膺勿失余非曰能之但士君子之心當以此為的耳行狀

俞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必以直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為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也滿座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冊乎 青坡劇談

許文敬之兄曰周仕宦至判書有家法祀事一從朱文公家禮子弟有過必告廟罰之嘗病不能躬行祀事使文敬公攝之少變改舊制判書公聞之曰支子於宗家擅變舊例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者拒之文敬惶懼曉往其門坐到日晏不得通夕又往又到夜深如是者累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蓋如此 丙辰丁巳錄

匪懈堂以王子好學尤長於詩文書法奇絕為天下第一又善圖畫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集文士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柔之人亦多歸之聞吾仲氏成侃有名伻人邀之仲氏往謁賡賦亭中題詩詩語高絕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再會大夫人謂仲氏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聚人作黨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再三招之竟不往未幾敗死一門

皆服夫人之藻鑑也 慵齋叢話

權文景公軫有兒子學書費紙夫人曰紙價高恐不能繼文景曰誤是何言也有不肖子弟青樓沽酒日費萬錢或耽於博奕遊畋狗馬花竹破壞家業者甚多學書之紙其費其何卿無多談 筆苑襍記

李文康公召亨天資寬雅秉心堅確平居無疾言遽色子孫雖有過失略不以聲色加之性又剛正無區區干請嘗戒子弟曰宰相子弟年少氣銳乍得美官便挾父兄勢不謹守官職遂犯邦憲貽憂父兄甚不可也汝曹當勤學立身以無憂乃父兄可也 行狀

李翼平公克培平生不喜言人過戒子弟曰物盛則必衰若等毋或自滿名二孫以守謙守恭曰處士之道毋過此二字 名臣錄

金文敬公宏弼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毋教懈惰人或議己切勿相較又引古語以誨之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污其口汝等必以此為戒又教諸女曰異日往之汝家惟舅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絲組紃罔或不謹無敢多言以招人議事良人遇姊姒必須敬慎財利之間尤不較多少惟恐失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恩有過則教之教而不從乃可示罰也 景賢錄

趙龍門昱教子弟慈而極嚴進退之節少有差失則必舉小學事親章使讀之而責之諄諄教以孝悌忠信之道曰人之為人不出此四者而為賢為聖亦在推而大之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雖是人子之道而若以富貴利達為心則事親事君必不得善其終矣汝輩切宜戒之

東儒錄

慕齋金文敬公安国常教子弟曰惟謙與恭是君子盛德汝輩固當佩服終身汝常見我以傲惰加人言人過失乎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行狀

趙文節公元紀有先見之智常與甥姪洪議政子姪兄弟

趙大憲孝直書曰義之投閒真男兒事也義怨之地豈敢久處騎虎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榮況典簿閒雅之地乎直之被薦真希世事而誠可賀也唯叟之無咎無譽是自安保雖無可謂之榮與賀矣而其所以終至於無憂則信可樂也直之被薦喜與憂駢敢有別叩云薦在我用在天夫人特盈其在我者耳盛名之下其宗難副夫豈有譽之者則毀之者又從而掎之矣有譽則有毀此古今通患也採覆之慎於茲尤難若色言狂驕居已敗身之戒則吾於孝直不當警也唯吾之所憂則不在是也凡人羣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須小

同於俗庶免為衆所嫉昔杜祈公嘗戒門人曰切當晦
韜毀方瓦合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而祗足取禍耳
今吾之識不及於杜之涯涘而汝之智有裕於杜之門
人則宜不以此警於汝也然今之時與杜之時又加邈
然矣而世路險巇又萬倍焉吾之所戒豈無所見而然耶
去秋四館之議亦其一險也當其時不有一二君子沮
而抑之則其能無窘於砭者之鋒也今聞被薦而求免
於選用汝之心必以為一繫名韁恐不全所業而然也
然吾家世自先祖以廉謹自守計不溫足而兄又早逝
汝之兄弟三人俱業儒未成寡妹偪側言可寒心吾

亦自甲子亂難來盪家業幾盈雖復見天日猶以迂拙
殆不能還成家業轉〻僑寓勘勸倍昔今則追守萬里
無意家事辛苦萬狀未易殫記躬自不閱況望顧他仕
不為貧而有時為貧為貧之仕豈非今也其時乎以家
貧親老比不能專業則為有間矣況前聖以爵祿之辭
至比於蹈刃凡人之樂於好事安知不以此為矯情之
誚耶此吾所憂也然則是舉非喜也乃所以憂之也雖
無咎無譽真所謂保身之道也昔馬伏波在交趾為書
以戒兄子嚴敦令汝之所趍雖不類嚴敦而吾之所以
使汝曹欲不失令名成家業全門戶之意則未始不同

於馬將軍也敢以是警之云爾余讀此便有所感矣處衰世之道固當如此正與東漢鍾皓意思相同然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肯以成家保身為心況死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丙辰丁巳錄

許贊成硡嘗語諸子曰家業詩書冠冕相接至先考兄弟而益隆吾又不才位望已極雖以汝輩不好學為戒以理推之豈宜復顯只當讀書改過以免於世耳名臣錄

彝尊錄云先君教余輩為學不可躐等初授童蒙須知幼學字說正俗篇皆誦然後令入小學次孝經次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詩次書次春秋次易次禮記然後令讀通鑑及諸史百家任其所之至於學射亦不禁嘗曰弓矢衛身之物不可不閑習況古之人以此觀德非博奕比也勸之書字則書心畫也模楷必端正艸及篆亦須要精熟勸之握筭則曰日用事物非此未易究其數位置不可以傾側也高靈時當於暑月坐廳事詞訟就簡余與仲受易先生於案上親揲蓍布掛以教之

又曰為人子者不可不讀禮記平時不講求喪祭節文至於倉卒牽茫然無所知以是淪於佛法惑於巫覡世之人失慎終追遠之義者每坐此也上同

嘗訓余輩以讀書之法曰讀書勿麁心大澹容易放過須

仔細看破雖值文句做得不着力處要把翫莫是有別意存無可疑然後讀過可也又曰讀書勿謂古人糟粕務要體認自家分內事窮而行已達而治人一切以聖賢為法 上同

先人嘗言世人以余為拙安知拙誠吾身之大寶余固樂受汝亦吾兒觀汝所性亦必以卒聞者也無辭焉 上同

具栢潭鳳岭教子弟和而寡嚴自在孩提準以義方自飲食衣冠以至進退容止一一點檢事之稍有害理者雖微細必加禁絕書所持夾板曰整衣冠尊瞻視謹言行戒酒色 行狀

松窩襍記云慈山公嘗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之事而懦於他人之役者人情同然臧獲之輩自少至老逐日所役者無非他人事豈能事事致勤汝輩但當恕護勿多詬怒也聞者以為名言

尚成安公嘗教子弟曰士之立心不可少容邪曲至於科塲發軔尤不可不以正出身若或暗相代借終至於窃名則即是終身玷累不可改悔之過自後雖有忠言讜論皆誣而已矣古人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此言甚好且代借者固不論設使試院掛題而居渠輩所當宿搆者則倩人請改若不能改則便置而更製可也如不

能更製則雖至曳白吾心正矣舉場皆新題吾安敢隱
默欺人自幸宿搆以賊吾心以欺君父乎又謂子孫落
茅者舉子飲墨睬睡雖曰常事然若克其類則其弊馴
至於鄙夫之患失古人云豈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
為之憂樂哉若如小小科舉之得失猶以為欣戚則他
日立朝當大段立落其不為失性之歸者幾希矣 清江小說

退溪先生訓誨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書略通文義然後
及其四書循循有序未嘗躐等焉子孫有過則未嘗峻
責警誨諄復俾自感悟雖侍婢僕而亦未嘗恠怒嗔罵
閨門內外怡愉肅穆無所作為而萬事自理焉 遺事

聽松成文貞公守琛卒前一日謂其子渾曰我死矣汝以
貧故常欲殖穀而葬親君子之於貧賤素其位而已何
至作如此事乎慎勿為之 名臣錄

鄭刊書宗榮戒子孚曰吾未嘗以飲食罪人亦未嘗求自
便而貽害於人汝輩亦能以此為心則庶乎寡過矣 名臣錄

清江李公濟臣教子孚有恒言曰財物視之當如糞土又
曰學者而有富貴利達之心反不如不學之為愈為子
女求婚亦惟視家法如何耳 行狀

龜川君晬教誨子孫戒以奢侈勸以經學曰奢侈所以害

身之斧斤經學所以發身之根柢汝曹其勉之名臣錄

金鶴峰誠一戒子弟曰學者當以心學為先若徒以舉業為務則雖得一科其本心則先以汨沒於利欲矣可不慎哉一日以劒贈曰汝等知所以贈劒之意乎須以斬斷義理之関以別其取舍也行狀

朴退菴應男教諸子一以禮義每朔必聚于一室通讀小學近思錄以及西山衍義晦菴書節要曰辨問其義理以究精微或使各言其志以發歸趣旁及經史古人出處言行靡不精熟又曰讀論語貽書戒之曰嘉言善行盡在此書汝等若勉勉服習潛心體認則聖賢事業從此可尋至於富貴在天非吾所切望也遺事

洪慕堂履祥嘗謂子弟曰家世衰昏至吾身榮遇若此惟祖先積德之政汝等擇交遊慎言語勿以好議論植私黨為取名媒進之路名臣錄

賑親族

李刊樞蓀居家事親以孝處兄弟以友恩育諸族不間疎遠疾病死喪救護備至常食于家者亦不下數十人家儲屢空畧不為意名臣錄

朴訥齋祥倜儻有大志己卯歲方為忠州牧靜菴罹北門之禍一時士類無所歸公悉為經紀故金省洞世弼李陰

崖 杉 李灘叟 延慶 俱往依之公一日来呂江見金慕齋申
企齋窮居見主牧安分公 李希輔 公乞米百斛貸而賙両
公還州亟以船輸米依數償安分公前輩之於朋友盖
如是也 識小錄

韓松齋忠性輕財好施家有數百斛穀公從容諫其父曰
士君子不宜殖貨父曰汝言善矣任汝處之公即聚窮
族及鄉里之貧乏者盈散與之人皆感歎 名臣錄

李司藝首慶兄弟子侄或有窮乏者賙之惟恐不及以及
遠族無不周遍故居家雖不至困匱亦無遺儲常曰身
不至飢寒可也豈必多積哉 清江小說

李忠簡公山甫甲午大饑親戚之窮餓者皆歸公公分捧
賑救至輟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或請加飧公
歎曰此何時也喫飯幸矣敢望飽乎 名臣錄

漢陰李文翼公家素不乏俸祿且厚公於養親之外未嘗
留意生產散諸親舊以周貧窮窮寒遠族微時故舊待
之如初凡有所求盈力扶救 遺事

林觀察憯家業豐殖稍長白大夫人盈取券貧窮久不償
者悉焚之喜施予遇饑歲為粥食道路餓者於相識加
厚踈戚各滿意而去在郡散家積徧賑鄉里貧交不事
儲蓄及歸行李蕭然妻子不免內困公裕如也 碑銘

居處

光廟時金政丞國光搆茅于長興洞以茅舍宏侈被劾不復入政府其茅後爲沈一松宅余屢謁一松觀其制作甚低窄今日權貴之家不知其幾倍加也而人不以爲侈可以觀世變矣 涪溪記聞

洪文匡公貴達有茅在南山下就高燥葺茅爲亭縱橫數丈扁曰虛白每公退則幅巾藜杖嘯咏其中若遺世者自罷官之後益不喜人間事嘗有詩云山雨松風亦厭喧然而一時朋舊慕仰風采輪蹄沓集公又驩然相對閑樽放懷投壺賦詩終日善謔見者不知爲黃閣之貴

名臣錄

權公敏手平生不治家業位至顯達自奉無異布衣時居茅狹隘不容旋馬有勸其改卜答曰先人遺宅於某足矣 墓誌

金安老秉權日搆別墅於漢上當時盛言其奢論安老之罪者必以此亭爲案其後鄭丞相搆亭於其側其制作之侈階砌之美百倍於金亭而人不以爲議豈下流而衆惡皆歸歟抑奢儉隨世道汚隆而人之所不能違歟必有辨之者 涪溪記聞

尹月汀根壽喪乱之後未有家舍文靖公捐貲買與之公

不益治所居寢室不施屏帷床箒敗詹短椽不庇風雨怡然處之 行狀

成惇元子敬為報恩縣監成運先生居俗離山下先生搆草堂未緝子敬以官木手往畢其功成聽松聞之語一儒曰縣監以官木手役私家私家亦恬然受之何耶其儒以朱晦菴精舍事告之聽松曰必有是未安矣晦菴謀搆精舍按撫使聞之將以官力營立晦菴曰若然則吾寧不立精舍矣聽松此語與此事正合然余又論之按撫使令之觀察使也為一道主動一道力為一精舍誠未安矣若守令則非觀察使糾撿之比也以其餘力助一草堂何害於義古人有創築室庐而居隱者不聞後賢有非之也然聽松安於義命雖一介不予恐有苟且之憂是聖賢克克業業克己全之事固非常情所測也後學固當敬守而勿失也 前言往行錄

栗谷先生雅好山水曾於栗谷舊業修花石亭故址後改築石潭精舍一室圖書玩心高明養以冲恬之趣積其靜一之功自是學益精行益修道日益尊名日益高從游之士日益衆講劘之暇時與冠童婆娑水石咏歌自娛蕭然有出塵之想一切世味泊如也 行狀

李文忠公元翼常時杜門獨坐人罕見其面疑塵滿室若

睹柳西崖来見歎其素性之澹如也 名臣錄

牛溪與宋雲章書云鄙人拙計每思人生強半餘日幾許雖當汲汲定居數間茅屋一架書冊酣飲其中粗窺一斑道理是為至切至重事豈合奔走道路求田問舍費了殘生雖使清溪白石環繞門前何益於身心道德而日月如流衰老猝至因而溘死空負一生者多矣願兄毋如叔獻之易其言計也

沈文貞公喜壽為相三年未有室庐 上嘗命召公有司不知公所以聞上異之命出廐馬賣馬買家以賜古今所稀聞也 行狀

交際

柳文貞公觀嘗自言朋友固有通財之義然慎勿干索可也求而不得則在我未免有缺乏之心在彼亦有愧恨之意交情自此而踈矣曷若不求之自若也 行狀

黃翼成當国之日金宗瑞累為兵户判書每有一事錯失則翼成窘折訶責或笞奴或因丘同列皆以為過而宗瑞亦甚困焉一日孟相問曰金某一代名卿公何捃摭甚耶翼成曰此乃吾玉成宗瑞也宗瑞性亢氣銳作事果敢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慎重僨事必矣摧折警勵俾其飭志持重庶不臨事輕發吾之志也非敢相厄孟

相乃服後翼成乞退舉宗瑞自代云 識小錄

洪叅判逸童未笋時出遊方載渡船有一豪士率奴僕十許人或挾彈或携鼠狼鞍馬鮮明呵呼而至見洪馬僕益歐逐下船洪獨乞曰某亦良家子請留一隅屏伏以俟其士登舟奴人各捧饌物而進且啖且叩舷吟曰水鳥浮還沒未訖其對久之洪乃躍出曰山雲斷復連士驚曰汝為何人應聲曰生員洪逸童也士即携手並坐聯句極歡因為厚交士乃沈善也 謏聞瑣錄

曹彥亨為端川郡守姜渾為咸鏡監司曹與姜少時為竹馬交既長亦不襄曹性嫉惡好善不能與世俯仰由銓

郎至執義屢跲屢起嘗見姜在廢朝所為憤疾不置丁卯戊辰間在端川聞姜按節到郡遂治行具戒家人備濁醪一桶吏來言監司將近禮當祗迎曰稱病日將暮以紺色直領曳分套率一奴携酒桶直詣上房外呼曰渾之何在姜聞其聲急起而開門迎謂曰吾在此吾在此極有欣慰之色曹就坐未寒暄先曰天寒子可飲遂自取大盃以飲之而無肴曹亦自酌而飲過三巡曹曰子之前日所為狗彘不若誰食其餘子在少時聰慧敏給以為可交豈知挾小枝行身無狀至於此極乎生不如死之為愈也僕欲貽書絕交久矣而故舊之情猶有

LRM

憙憙且欲一見大責之後絕之也今已相見矣我當明日去矣更飲一盃又連饋三盃姜低首無所言但終始垂涕而已明日曹遂棄官而去後至判校而終即南冥先生大人也其義氣激揚之風蓋有所自云 寄齋襍記

申文貞公用漑鄭文翼公光弼為金石之交文翼登對中廟謂之曰卿有友歟果何人也對曰臣無友也惟有申用漑一人而已後日文景入對中廟又問之對曰鄭光弼乃臣之友也 上曰卿二人 也已卯之變文景已卒人以為文景若在必能鎮定使無變也文翼亦歎其早逝使我獨此變也 寄齋襍記

任靜容權嘗示予小錄其一曰尋見親戚若朋友相對叙所當言即辭主若願留則留不爾則出恐主或有緊事而難言令客去也其二曰明舊若有疾病雖往見問亦不宜或數或久對凡人病調攝稍失或致重苦則必云緣與某接轉至於此是則以厚意往而反致恨懼也其三曰見人有物切勿當面求借主或擬有所用而不許則嫌客許之則缺用有所難處也仍戒之曰右三語乃王父訓戒而曲盈人情者先君嘗提耳以教之凡諸後孫敢不銘于心 丙辰丁巳錄

容齋觸忤於時時輩詆之目為誤國奪憲長職時韓公世

桓刋天曹僕為叅議被旨急詣填其代時禍方不測人皆駭惧士論洶洶刋曹從容竟差除對官僚語無一言及是事又無憂駭之色如不曾聞者亞曹與僕相目言事有激於中者在吾輩不能不發口刋曹慎默真不可及然一席之間肝肺相照之地心頗懣焉而窃復疑之及容齋退去鄉里為終老計無舊業可以資家口刋書有田在傍近令田舍奴收穫折其輸入與容齋每秋以為式但致物而已不曾通一書以問訊又不曾道其意以示款乃知其心以為區區慨憤無補而祗益禍惟施心貺不必外事虛文云爾後又時輩所譽薦與其所詆

斥多所裁抑人所不能者公獨能之不旋踵以不循郎議殫去人但見公遜慎無它而不知其勁植乎中者又如此矧與容齋有同科茅接平素之泛而非雷陳膠恭之篤乃於狼狽漂窮之境能捐家有以施之斯事惟聞於古人者而罕見乎今之世也龍泉談寂記

寄齋雜記云王父被罷退在南陽凶黨忌其在近遂挈家歸陝川距京都九日程也嘗與金二相光準為別交金有一奴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時議或有及於王父者則必以此奴通之三日乃達以為常一時以為朴某與金叔藝氣味不相類何啻氷炭之殊性而交契如此不

可知也

南冥一時名士如聽松大谷東洲黃江松溪皆為知己友成叅奉慮郭司諫珣交契亦厚二人死於乙巳每念之未嘗不流涕與人語必嗚咽哽塞至死不忘與三足交道最甚嘗以天下士許之三足家富其卒也先生視之三足念先生貧乏遺令諸子歲遺之粟若干以視先生先生不受以詩復之曰於先亦不受此人劉道原所以胡康侯至死貧不言其辭受之不苟又如此 東俊錄

退溪之於南溟既同時同庚同在一道而終未得會面云豈言議有出入而然耶不然古固有尚友千古千里命駕者柳又何也 畸菴謾述

成悖元子敬天性豪邁勇往磊落行之以酒狂人莫能窺其蘊也成運先生隱佑雉安靜恬淡琴書自樂曹徵士建中植嘗來訪山中子敬適在座及至相會建中與子敬初面接話親熟有若舊交同歡數日建中將行子敬預設餞席于中路獨追而送之執手泣別曰君我俱中年各捿異鄉更面詎可期耶成子敬未幾下世哀哉 諭往行錄

柳文節公希春與人交恩義兼盈終始持一心不變金河西獜厚同門友也以生員在泮染時疾人莫敢視幾至

死域公時爲學論向之亟與所寓躬調湯藥日夜看護
河西賴以起終身感爲及公流竄人無與爲婚者河西
以其女歸于公之子人兩賢之行狀

金大司憲毓輝與沈青陽義謙比屋情分甚厚自戊寅以
後沈甚孤危詆之者取顯仕救之者斥不容如李山海
最所相好者而匿其往還之跡反倒戈以擊之公歎曰
沈在朝行事別無罪過而有扶護士林之功何可以人
言而有間於平日乎待之如初此雖於公爲末節而其
不以榮辱動其心可見矣行狀

李士亭著蔽陽子服麄布衣苫鞋徒步隨門而求見南冥

先生庶子次石入告先生即下階迎入待之敬士亭曰
先生何知非樵夫野人而迎接之至此耶先生曰子之
風骨吾豈不知乎東儒師友錄

重峰先生初與李潑交李待先生甚敬先生時至李家或
升堂拜母後李擠斥牛栗先生絶交不相通向者累歲
及己丑逆獄起李母夫人尹氏亦被拿先生遇諸途伏
謁路左尹氏初不知先生也問何人先生荅曰我是趙
某尹氏乃大哭曰公何自來見我也吾兒曾用公言豈
有此事乎先生亦痛哭曰以毛衣一襲進之曰日寒如
此此物雖陋顧備行資及尹氏登程先生泣而送之山

回路轉不見然後乃止泣既而李妾繼至先生又以一
襦與之相泣而別
重峰先生爲坡州教授時嘗請益於牛溪先生質問周易
疑義未幾改官辭去後以身縻祿養稀復至溪上函丈
之分可謂至淺鮮也而先生之所以事之者誠敬備至
蓋有古人師弟之風焉先生少牛溪九歲牛溪每固辭
稱號待以執友而先生亦終不敢當也牛溪先生嘗有
家奴以事過先生居者因附書候寒溫先生聞書至促
步出門親受其書迎奴入命坐於廡內呼家人促具食
食至先生親與其奴對飧奴竊視先生盤中所設與已

無異先生之意蓋欲賓之也 以上遺事
清江與人交必意氣相許一輸以肺肝則不復有所變節
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有古人所難能者然見有傾巧以
赴時貪邪以失己者則心疾而面攻之不少恕 行狀
朴大司憲應男性不喜交遊所善思菴朴公淳南峰鄭公
芝衍存齋奇公大升相磨以道義始終不貳聞一善言
及過失必移書以致勉戒比諸公至必閉戶講論信宿
乃罷一日於朱子書得格言走告南峰讀書有得不可
獨見欲與故人共之嘗曰吾與柳眉菴語博聞強識則
有之義理深處終未見釋然之論惟明彥終日言少無

礙滯而至其精微亦多相發往李退溪入都時雖屢往來質疑拘於公務未克益吾意當一得休休南歸極論於陶山之下竟未果也存齋亦曰吾友中雄柔仲讀書多有所得非流輩之可及又稱雄柔仲可堪相業 行狀

秋浦整容端坐望之肅然而即之溫如吐露誠款人來拜者亦皆滿意而歸或以禮敬過分為不自安云先人嘗曰先生在江都 稱名人乃中人之老者也以其分微自來坐階而先生必整衣冠起居而迎之蓋敬其老也村人有饋魚蔬者則不却而受謝必以米豆筆墨重償之云 秋浦集全都事植所記

芝峰類說曰責善朋友之道也前輩相處必以過失相規以道義相勉吾猶及見之自時習一變以言為諱朋友之際亦無規諫之風嗚呼古道今不可復矣

南溪記聞云近世交道之始終不變者絕無惟栗谷牛溪二先生及漢陰白沙兩相而已栗谷以幼時神童長而學問文章大鳴一時世無當其意者惟見牛溪德行出處可以愈已遂力薦于朝終身無所貳漢陰德器早成人儀之如鳳獜瑞世至於 中朝詔使及日本人願得一見真異事也然知白沙才氣英傑非已之所及者每當国論事必曲從沙相之言往往不謀而合君子曰牛

溪黨城固賢矣未若漢陰所就之難也

樂全謾錄云辛丑年間守夢鄭公曄在廣州村庄聞流言作長書詰之先君笑而受之俄而守夢　拜入朝頗加聲氣先君又不辨曰朋友貴相知心耳君不知我則從此可絕交也鄭公愧服

丙寅罷榜時行言有謂此論發尹相昉家先君聞而驚訝即貽書于尹相子旁以為流言未必的似不當向先君曰此雖流言行於世間者已是惟事吾聞而不通于尹相則阻碍之心也朋友間固當如是耳上同

疎菴交遊甚廣初只博求泛愛二十五六歲時私戒隣友

其曰士君子雖不可有朋黨然素交不可不擇須默觀熟思擇其善者而從之自是益親近士類名卿耆儒無不降禮與交遊大學八九年疾惡揚善談辨風發同輩憚之言行錄

疎菴言行錄云自壬子以後邪議朋興平日弗為士流亦多濡跡公一切不與交其在奉安士大夫東南行者莫不造詣其庐公心所與者則就其館荅謝其所不與者則雖大官視如行旅奉安寓舍南村有韓姓人舊與公親厚登芽後附勢驟顯橫甚寄曰休暇還鄉屢造公致款公謾謝曰教逐之跟不敢踵名士門庭以冒世嫌也

一日公省墳還過其亭下韓臨視呼曰茂叔暫入公曰吾未夕饌不遑也韓曰此有飯願暫入公麾謝遽去韓大恚欲搆害之會其敗不及

吳楸灘允謙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內大治時寒岡鄭逑爲嶺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必杖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曰公到縣不問是非捽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話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哉及到縣即招入公舉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內促膝而坐達夜談理喜曰

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然船遊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曰此何難哉以公事招之當即到方伯往之留數日待公至更設宴湖中盈歡而散名臣錄

洪容齋曰往還書問不可不繁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張文潛每見親友書無月日便擲於地更不復視云又先輩言雖尋常書帖必須緘封不然則涉於不敬此可爲法也上同

君子小人

大司憲南在上言近君子遠小人此人主之至德也君子

在側則仁義之說道德之說常接乎耳薰陶漸染日進乎聖明小人在側則卑辭甘言之請有時而得行邪媚詭詐之謀有時而得成日就乎掩晦此古今治亂興亡之幾也願　殿下日接羣賢議論治道無使羣小婦女以日近

上御夜對讀大學衍義至漢元優遊唐代姑息叅贊官鄭光弼曰優遊姑息乃人君之失政漢唐之亡皆由優遊姑息也在聖治之世一小人在位一君子在野若不関於治體或至陵夷則一小人可以亡国一君子足以興復進退賢邪所関甚重尤不可不慎也大抵人君好學宗社之福也然徒學其文不體其實則終無益也必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然後為得也後又以同知經筵入侍朝講至春秋齊桓公事奏曰桓公用管仲而齊国易用竪力易牙而亂君子小人進退實関国家治亂是日拜禮曹判書宗錄

靜菴先生曰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善人而欲見之其心不善則不遇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余謂斯言信矣然其不善之中其柔弱者則畏之而其強忍者則必忌之以畏忌者之心安得不加害於君子乎為君子者其能免小人之禍難矣芝峰類說

趙靜菴學問純正志行高潔為斯文領袖為吾道寄托遭
遇　中廟信任不疑自以為千載一時於吾身可以親
見堯舜旁招野賢同志彙征如金淨金湜尹自任奇遵
朴世熹李耔金安国金正国之徒布列朝廷昵侍經幄
知無不言言無不益痛杜私途廓開公道教士以修己
治人之道教民以孝親敬賢之倫激濁揚清革染遷善
四五年間風俗丕變矣奈何羣兇不逞狙伏旁窺卒成
貝錦一網打盡嗚呼痛哉　東儒錄

南袞為柳子光傳甚有巧思於史禍一節尤模寫如画可
謂曲盡其情態矣有人題詩曰畢竟肺肝誰得似不知
身作傳中人　芝峰類記

袞之赴燕也韓忠為貳行至遼陽有入先行偶失所持物
件韓曰可以拾給南曰彼之得失何預於我而必欲拾
給但當視之如無見也二人持此兩端所見爭其是非
遂成嫌隙盖袞以猜狠之性堅執謬見賢者固當嫉之
如讐然君子之待小人但當不惡而嚴何必乃爾易曰
見惡人無咎　野舍之流

金安老之子禧尚　仁廟妹延城尉安老聯陞甲申以吏
曹判書專權自恣政府六曹舉劾其罪遠竄後因公主
移配豊德或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己卯之意交懽兩

沈孚然則權位易致蓋沈彥慶彥先兄弟欲引用已卯人顧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款然後使妻黨正言蔡無擇倡言東宮孤單須金安老乃為之羽翼大司憲沈彥先信調停之語隨聲和附舉朝靡然獨司諫李彥廸力言曰觀其處心行事真小人情狀若得志誤国必矣彥先乃言於朝曰彥廸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罷之安老既得志壬辰癸巳年間朝廷有收用黨人議先敎流配人雖金絿朴薰生存蒙放則安老嗾金謹思且折其已發之公論廢錮之有甚於前日矣至丁酉尹安仁承內旨大憲梁淵大諫金希說劾論安老許沆無擇賜死黨籍

金安老丰姿端姣終日端坐不動望之如冠玉然脫所著衣服則無一摺痕但舉眼時妖態可掬識者預知其為人及其敗露果然上同

丙辰丁巳錄曰咸陽叔父發言處事必慮終始先君常曰士防吾之師也中廟朝金安老亂政李相擇之率六曹啓之先君往見叔父曰除去小人国之大事余在宰相之列不可不同叔父曰小人無恥必勝而後已況無可恃者乎以吾料之必無成也先君曰吾意亦如此飲醇醴而還已而謂君果敗所謂叔父者任咸陽楗也楗之為人雖不知其詳以此觀之決非君子人也位在宰列

目見小人誤國當奮不顧身盈言殉國不計利鈍成敗可也雖顛沛而死其榮大矣胡銓朱雲之徒亦豈能為必勝哉盡臣責而已矣必占成敗而言則是乃小人持祿固位之計非君子以身殉国之義也吾於此錄有惑焉 荷潭野乘

許沆阿附金安老行若狗彘常於經幄垂涕言曰臣許琮之孫也庶不欺負小人情態如此韓忠獻公不獨有侂曹也 丙辰丁巳錄

李文純公滉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我 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巍巍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之禍不須言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邪正相雜奸人得志報復私怨之時必以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宙幼冲權奸得志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事言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也且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今新政之初凡所諫諍皆屈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 聖心或移安保其如今日如此則邪正勢將相分而奸人必勝矣唐玄宗開元天寶之治雖一君之身而行事如二人者其初如君子合而終與小人合故也

上鑑戒乎此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之
福也 東閣襍記

明宙既委任元衡元衡威福既盛莫之敢撓則又引李樑
使啚元衡樑之於元衡所爭者權柄也一小人雖除而
一小人又入則小人何時而去耶 上同

柳西崖成龍敗後李以瞻南以恭又相求勝 宣廟惡之
并黜欲用士流時鄭昌衍遞銓相 上密問其代於尹
梧陰梧陰以沈喜壽應之奇自獻知其幾日叩先君外示
披露之色欲因先君求款於白沙先君却之暨士流當
軸鄭守夢諸人待奇甚薄先君每言待小人不可已
甚未幾自獻果從左腹進讒士流竟敗守夢最被齮齕
 梁全謾錄

白參贊與許磁為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
也密啓初下人情洶洶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受
元衡風旨蹤跡詭秘莫保朝夕許請白具夕飯問曰明
日臺諫將論密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曰既許身於君安
可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子必死矣
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
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小人亦自知之矣 涪溪記聞

栗谷先生六歲自江陵外家隨父母入京七歲著陳復昌

傳略曰君子積德於內故其心胆蕩蕩小人荏蓄乎內故其心長戚戚余觀復昌之為人陰懷戚戚陽欲蕩蕩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未及顯用而適在此隣云 行狀

朴退菴應男壬申復拜大司憲李相浚慶臨終上劄以破朋黨為說繇此上下疑阻公即論啓其未安之意并寫朱子與留正書以上復因召對進曰自古人主惡聞朋黨之言故小人欲禍士林者必以此為嚆矢盖近來一二年少之人欲為 聖朝恢公論格君心以展布其所學顧大臣專務安靖以此展轉相激至于今日遂使人主孤立於上自生惑亂而亦莫知恤惟 殿下察焉上曰私相朋比故乃孤立無助耳對曰君子以同志為黨其引進善類將欲共啚国事期臻至理是以聖主不患其為黨而唯患其黨之不多不惟患其黨之不多必引其賢臣以自為之黨然則何患乎孤立仍陳小人情狀且引時事反復不已 宣廟為之虛心傾聽稍稍釋其疑 東儒錄

芝峰類說曰君子小人只在義利之分而世間一種人主旋於二者之間欲為義而實牽於利欲為利而又不能去義屈曲遷就費盡機関雖不可謂無狀小人亦豈得

為立脚君子乎況出入二者之間而畢竟為利所勝不免小人之歸者多矣可不戒

治世者君子之幸而小人之不幸亂世者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小人之遇治世不得行其志似為不幸而其遇亂世志滿氣得專權怙寵不至於破國亡身則不止其所謂幸者乃其所大不幸也然則治世者固君子之幸而亦小人之幸亂世者固君子之不幸而亦小人之不幸也嗚呼小人者毋以遇亂世為幸則幸矣上同

戊午年余以督運使在海西一日監司李德泂要余共訪南以恭于謫所會話從容南曰相知間所見不可異同鄭澈何如人耶余荅以忠清竣節近代賢相也南向于李德泂李荅曰吾知鄭某非小人也南曰令公何以知之李曰吾嘗聞諸黃思叔思叔每言鄭某疎脫無邪慮決非小人思叔吾所敬信之人以此知鄭某之非小人云李判書尚吉所記

樂善

彝尊錄云先公樂成人之美閑寧有民徐文者遭母喪廬墓三年其父先母死已三十餘年悼其時身雅未能持服移父骸骨合瘞母塋又居三年公以為慎終追遠為士者尚或未盡文以隴畝之人而如是焉其哭踊奠享

之節未免於徑情直行而其至性有可嘉也即具報于
監司監司云文雖如是無特異之感應不可以聞諸朝
先公歎曰必待孟宗王祥而後為孝子則今之世又焉
有孝子乎乃復其户

孫贊成舜孝好古樂善為閔東伯凡於孝行烈女之問必
式而過焉自原州向橫城十里之地大路之上有麗朝
元宗亮孝子碑出巡之日適雨濕路淳公至其下下馬
以簑衣鋪地而拜之 松窩雜說

金大憲繼輝於人雖小善必揚而稱之其過失則必放過
而不甚非之善善長而惡惡短公所與交並茅一名流
皆以才俊自喜而獨公好賢下士若飢渴苟有學行者
則必與為友誠心許與接引親賓門無停客有識者服
其意不肖者懷其惠 行狀

曹南溟疾革諸門人侍坐先生曰我非學者平生多俠氣
但濟以學力耳量俠而才小似不能當大事但愛人好
善欲得許多人各付許多事我却要退坐為其無才故
也 東伎錄

朴思菴淳晚與牛栗兩先生定為莫逆交嘗聞牛溪入城喜
語人曰吾王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密密結綢綢得牛翁來
矣時傳以為美談 名臣錄

鄭栢谷崑壽樂善好賢禮遇士類其有德學行義爲一鄉所推服者必紓車就訪亦或期會於溪山佳處雍容晤語咨訪諮悉行狀

崔永慶魯後曹植遊清介絶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取事親甚孝親歿傾家以葬遂致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遊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稱固執之士而已安敏學相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不知也今乃相識盍往見之渾入城委造焉叩門良久有赤脚小婢出應入門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態渾甚悅既退語于白仁傑曰吾見某人還時忽覺清風滿袖矣栗谷外集

栗谷先生聞人之善未嘗隱見人之惡不欲揚與人和氣藹然亦未嘗私語樂道人之善不求備於人故賢愚善惡咸盈其誠或譏其信人之過先生笑曰彼既以誠來我何忍不以誠待之乎別集

申兄用晦言李公潤雨栗谷門人也受學最久及先生歿又去事寒岡公後謂人曰嘗陪侍先生時如入春風之室不能一日而雖其座余亦不自知其何也雖愚蒙之輩一承顏色莫不誠說而心服爲又曰寒岡大敬栗谷

慕好不淺嘗見白沙李公所撰栗谷碑文歎曰儘是好文章芽形容叔献之學豈可如是凡率之甚乎盖其意以不得任中郎之責爲慊云

張谿谷維聞人之善樂爲之稱道雖疎逖卑賤苟有可教之才則必誘掖而成就之摳衣請益户外之屢常滿 謚狀

教育

柳政丞規雖貴爲政丞無怠於教訓諸生有求聽講者不問其某子弟必諄諄教之故門下學徒甚盛 清坡劇談

金文長公鉤金文長公末金大司成泮皆博通經史尤邃性理之學同時選授胄監誨人不倦作成有劾人稱曰文金而泮先逝兩金皆年踰八袠官躋一品俱謚曰文長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誨人不倦曰長其得此謚宜矣 筆苑雜記

尹提學祥時爲胄監之長學問尤精諸生爭先摳衣絲分縷析耳提面受終日矻矻不知倦今之達官聞人皆公弟子也國朝以來爲師範之最 名臣錄

金文長公末有一女無子嘗曰聞開千眼者得陰報予自筮任以來五十餘年未嘗不帶學官職教誨不倦卒無後嗣豈非予蕪僞學未能德於人耶 筆苑雜記

彝尊錄云誨人不倦雖愚駭樸鈍者必諄諄叩兩端令開

悟而後已教童蒙先入之小學使之從事愛親敬長隆
師親友間以涵養其本源然後許就他書故其教不煩
夏楚而人樂於學居廬鳳岩鄉人爭致其子弟結書齋
於庐側先公朝夕奠後讀禮罷為之講課每遇事生送
死之處輒嗚咽涕泣授業者為之感愴及三年皆成材
焉 金江湖行蹟

関北距京師覓遠人不知學監司李繼孫始立學規聚道
内子弟之穎秀者教之經史鄭公蘭宗繼其後以為人
不學則無以知親上死長之義乃因前法而益修之豐
其餼廩嚴其程課暇日則躬詣學舍閱其藝業能者奬
之自是列邑之人皆興於學登茅者輩出詩書之習至
今不衰公之力也 碑銘

安判書琮以教化自養士始所至必以興學為務其為大
司成教養誘掖皆有課程患諸生食堂陋隘斥以為廣
又患學宮與閭閻相溷收寘洞口民居撤之以西泮水
為限及為平安道觀察使設作成庫以贍學廩至今猶
遵不廢 名臣錄

六鎮僻陋舊無文風鄭公汝昌誨鄉村子弟亹亹不倦居
數年門生三人聯中鄉試有高崇傑者後來登正德丙
子進士為北鄙倡人皆稱汝昌教育之功云 東儒師友錄

栗谷先生曰生子自稍有知識時當導之以善若幼而不教至於既長則習非放心教之甚難教之之序當依小學大抵一家之內禮法興行簡編筆墨之外無他雜技則子弟亦無外馳畔學之患矣兄弟之子猶我子也其愛之其敬之當均一不可有輕重厚薄也擊蒙要訣

牛溪先生見其有志於學者則輒隨其人才品高下而指導之必依朱門旨訣以下學人事為主以師友講論輔翼之其說平談慤實循循有序賢愚俱獲其益未嘗敢為高奇玄妙之論以誤後生也嘗就朱子書語中抄出要語以示學者題曰為學之方謂栗谷雖有高明間世之才而著書差早可以為戒而不可效也今此抄錄非敢以著述自居也只欲拈出朱門為學為教之要令諸君遵守而服膺焉東伎師友錄

厚德

權文忠公近嘗赴京師道遇雨假郵官笠帽既還之訟公不還責其直公不較而與之後有一郵吏冒認氊衫之失責其直公又欲與之使臣孛羅知其誣鞫郵吏乃曰此人前不較而與直故敢爾非失也孛羅訓其人筆苑雜記

黃翼成公喜在麗季為積城訓導自積城向松京路遇一老翁牽兩牛一黃一黑者而耕焉方脫耒耜息於林樾

之下公亦休馬於其側與翁相語曰向翁之兩牛皆肥大而壯宗其耕治之力亦無優劣乎翁越進附耳低聲而荅曰某色者優而某色者劣矣公曰翁何畏懼於牛而如是隱語乎翁曰甚矣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畜物雖不通人言人言之善惡則皆知之若聞以己為劣而不及於他則中心之不平豈異於人乎甚矣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公聞之不覺矍然其平生謙尊之量自翁之一語而成麗氏之將亡君子之隱於耕稼者翁其一也松窩雜說。浩溪記聞曰尚成安震以樵閱罷歸秣馬于衿川地壠上有翁牧二牛公曰二牛孰優翁不對再三問之終不對公深惟之公既上馬翁隨而後數十步密復於公曰向有問即未奉對者緣二牛服役歲久不忍斥言故也其家少者為優公下馬謝曰翁是隱君子也其教我以處世法矣遂服膺而勿失自筮仕至懸車未嘗將於人云此事或稱黃翼成或稱尚成安兩記各異未知孰是

崔貞烈公潤德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判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芋手自鋤之有訴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給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泣而訴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迹虎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畏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人至今慕之如父母清坡劇談

彝尊錄云初赴高靈閱軍須繻三千餘斛先公曰若申聞于朝前官當隔賦罪吾何忍為吾若大滿閒不假則雖

不撗歛於民何有於數千即解由遣之自是編節衙廩
裁減冗費臧獲皆食以疏糲訖五年得充其數其不欲
危人如此

一日休告宗直自成均退昏定公問曰館中有何事對曰
聞兵刋安崇善以受人賂逮擊義禁府公愀然曰安公
受賂雖鄙然情狀未白且君子也宰相也汝童子何故
斥其名乎非敬長之道也吾不願聞 上同

先公娶子嫁女必問其世族與否家訓之有無媒妁已定
則雖間之言不能入也初宗直聘于曹門三年未奠鴈
人有以曹門之貧為辭者云少郎雖非曹門豈終鰥者
乎盍改卜他家先公輒斥之曰古人有言婚娶而論財
夷虜之道吾子與吾婦若好合則今日之貧賤安知不
為明日之富貴乎況納采已久雖未同牢吾子即曹之
婿曹女即吾之婦何忍中革 上同

申文忠公叔舟嘗奉使日本回還到我境不及數里忽遭
颶風未及艤岸衆皆蒼黃公神色自若曰大丈夫當遠
遊四方以蕩襟懷今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為壯觀倘
乘此風得泊金陵館見山河雲物之盛亦一快也時刷
還孕婦在舟中衆曰自古孕婦於行船大忌宜投海以
禳公曰殺人救活於德不祥強止之俄而風定

金文平公守温官至極品處之淡然如寒素常騎馬瘦骨
崢嶸旬月之間連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殷勤豢
養違則嚴加捶楚乎文平曰安可為蓄物而罪及於人
乎其慈仁如此 以上 筆苑雜記

李相国克培資稟厖厚特論不苛細務存仁恕待人接物
一以寬大聞有斥人之短者則輒不悅曰獨不可取其
所長耶如公可謂厚德君子 碑銘

李文簡公承召為禮曹判書一郎官日飲無何公務多闕
同列有欲黜者文簡笑曰許丞多時耳聾重聽長官不
忍絶之今郎官雖長醉然醒時亦多又何廢為 筆苑雜記

容齋李公一日乘軒車向闕有儒生裵珣步過於 景福
宮碑隅隱軀而窺之公以袖拭淚兩目皆赤生恠之甚
行見有人當刑始知公乃泣辜也聞者曰公之是心即
天地好生之心世之不知者雖罔曰不愛物豈可信哉
行狀

陰崖李耔與韓忠南袞奉使燕京袞偶罹恙韓忠疾其奸
無意救療陰崖曰此奸死無所惜然萬里同行豈可坐
視其死而莫之救耶乃調藥以濟之竟得不死 野史之流

鄭文翼公遠竄于金海府府與東萊郡接境乃公之本貫
而始祖墓在焉公略備酒果令子弟往而拜掃時武夫

為縣令者聞之欲媚於安老乃大言曰鄭某以罪謫居是乃庶人只可祭其考妣而已豈可遣其子孫祭遠祖於越境之地乎多發健卒舉杖驅逐使不得接迹公之子孫等在境上望而祭之而還縣令以鄉所等與罪人同心容護子孫其罪亦重搆以他事送閔於京所請遷其任其冬安老被死公乃還朝復為京所堂上而縣令之論閔猶在公以為城主閔文不可久滯即令從其所指而遷送縣令之奸譎有甚於懷德之倖而公略無辭色子孫等亦不發言故朝廷不能聞知至改品陞職終保爵祿公之盛德真不可及也 松窩雜記

靜菴趙先生為憲長公之同年進士有不協於家室者欲出其妻遣所親之人據七去之義來稟於公公正色答曰夫婦人倫之始萬物之原所閔至重婦人之性陰暗無知雖有所失為君子者當承以正使之感化共成家道此是厚德如或未盈於表率之道而遽欲去之不近於薄乎況且一家倫理閒事外人不敢容議商量自處可也聞者歎服公之厚德類此遺集

慕齋性無表襮至誠愛人初無安老甚切及安老作事不滿人意公每規責之安老知公之諒直亦不之怒及當国公兄孫首還朝安老持被諸公家宿公聯枕語規切

甚至思齋旁卧踞其足勿語公不知曰汝未睡耶莫持
我股思齋縮不更止及敗慕齋謂思齋曰安老之奸人
誰不知吾兄弟既與之交厚慎毋言其惡也每以食物
饋其家人以為難 識小錄

尚成安公不喜聞人過聞之必先探其心求其可恕之道
又必求其長處聞人之善必揚譽不已或有偷盜者必
反憐之曰迫於飢寒不得已也還給其贓曰汝若飢寒
須來告我慎勿復然 名臣錄

尚相国震為人寬厚度量弘大平生未嘗言人過有一人
短一足客以為言震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
世以名言稱二相吳祥少時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
在春風酒盃間震覽之而歎曰余嘗多吳生以為終大
成何其言之薄耶即下筆改之曰羲皇樂俗今猶在看
取春風杯酒間四字之間氣像懸絕宜夫吳之名宦下
尚一頭地也 於于野談

李孝翼公俊民始登茅有一相識在史局者尉薦公及其
為銓郎衆論咸謂公儁望宜先入銓而其人不復薦引
後因事廢家有老母貧窮甚公分祿俸及便養之物惠
遺不絕乃歎曰吾有友如此而不知摧困宜矣嘗以廉白薦
武一人其人作牧耽羅送一駒於公公受而畜之久之

適歸來謁使人牽入其所騎馬乃欵段也公曰我將不可騎如此馬吾有馬合於武士即與之其人後乃知為其所送駒每服公德量公之處事多如此 行狀

鄭林塘為湖南御史暗行詣琢島至碧波亭故為遲遲托以日暝停宿津邊津民偵知其非常行走報官門主倅領各掌該吏通宵整頓文書以待無有一毫未盈翌晚乃緩緩渡江入郡只得公需銅匙數枚而還郡守竟坐罷職或問其故林塘曰郡在絕島倅亦武夫必多法外橫濫手段若直抵官衙搜捉文簿則彼必抵死余所不忍聞者服其量 續玉露

梧陰相公燕居余適侍坐時夜將半有哭聲起於隔墻李尚中家相公使人往見之還報曰唐兵據入主家乘夜撤毀樑桶以備樵爨之資守直婢僕力不能禁號哭矣相公急招通官之居近者分付往禁之傍有子弟曰鄰家唐兵之據害何可一一禁斷乎言不見聽而受辱必矣相公曰是何言耶李忔家事其可越視耶子弟皆嘿然通官據理喻之其家獲全相公歿後余遇尚中言及此事尚中感德為之流涕曰吾淚豈為數間屋耶 上同

栗谷庶屬年少者來遊文房竊取重罕子弟黜之過一旬栗谷復呼其人待之如初子弟以為不可栗谷曰彼必

改過不須永棄也遺事

栗谷先生三歲嘗見人渡水而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抱柱注目憂形於色其人獲免乃已其仁愛之心天性然也行狀

重峰先生有臧獲在某縣累世不知人有告先生者先生徒步往問之適值慎公意慶以使命到縣慎是先生故相識為發官人拿致其奴奴初不認為主詐稱世本良家慎公怒檛笞數十奴不服先生見其楚毒良苦心不忍乃謂慎公曰此漢果是吾奴則雖重杖以死可也萬一不勝榜掠而自誣為奴則刼良為賤大不可事涉疑誤不當強服姑停刑訊以情問之可也慎公大笑曰有是哉子之迂此奴累世逃橫厥罪已重今見公無勢位可畏故欲僥倖為免雖用重杖尚不肯服況以和言問之寧有首實之理乎先生猶極力止之慎亦不能強也一坐皆笑先生迂濶先生乃招其奴謂之曰汝果良民則如此可也不然而叛主冒良則罪宗在汝甫亦人心甫可退而思之其奴唯唯而去翌日先生與慎公同坐其奴與其老母及子女輩扶携詣官叩頭流淚謝曰累世叛主奴罪萬死今又主公赤心溫諭如此天日可畏豈敢終始背叛乎慎公乃驚服曰官家任刑不如公一言

之德嗟歎久之遺事

牛溪先生嘗與客坐外堂閑憩相對有村氓騎馬過百步之內者先生即手闔戶以避之故鄉居五十年上下安之無有一毫嫌怨尤者遺事

白洲李公明漢在江都賊追甚急有相識者艤船江口公望見赴之其人舉棹不顧而去後有問其姓名公曰吾已忘之終不言碑銘

報德不報怨

河浩亭崙為醴泉郡盈私郡妓緣淫無忌當殿最之日都事論駁浩亭之咎將置下考時金湊為監司止之曰規河氣像非久屈於一邑者也姑且勿論逐居上第其後湊與於定社之亂勢甚危急湊妻跪於浩亭馬首曰我是金某妻也浩亭力救得免慵齋叢話

潘城君朴訔拜司憲侍史雞林尹柳公亮嘗以事辱公公不為屈至是朝廷以柳公潛結降倭令司憲治之執政意公有宿怨必無平反及公上臺柳公輒俯首流涕吏執案詰公公投筆大言曰非辜陷人吾不為也遂不署柳公得無他後為政丞謝公曰亮誠小人也行狀

思齋撫言云癸酉年余為獻納李貳相紘孟為平安監司時曰旱年飢毀之者語余曰李公別搆大樓于德巖上

制宏役鉅民甚怨苦余聞之恐不宗又聞於西來人則大槩略同余意前之語余者信人其言一人猶足取信後聞相同此必然而無疑議於院僚駁　啓平壤遊觀之所最多甲於我国不須別搆樓觀且年飢民困尤非急務請推之即允下又命遞之後更聞之則只役遊手官屬架數椽小亭未旬日而畢云其傳聞之誤如是李公胸次豁然待後進傾倒雖毀駁交加略無纖芥之嫌猶嘉奬敢言之士未久公為叅賛余以檢詳往謁公茅余以往者做事錯誤心猶未愜逡巡謝罪公置酒閑懷大笑語余曰聞主張論我者爾也此則聞之誤也寧存

形迹余嘗素歎爾昆季之志節益勵無怠猶稱譽於先進間其視一遭論劾怏怏怨憤輙思中傷者氣像不侔矣

李緇孟性放達不拘行檢己卯士人以是短之自知不足於時論退居金堤田舍及禍起以公為懷怨汲汲援進欲同嫉黨人引還為賛成公略不留嫌每以搆害士林為不可倡言於朝欲為解錮之計為當權者所忤以老成重望雖不顯斥而僅用於朝慨念時事憂懣而卒思齋

撫言

白叅賛仁傑晚登第以正言拜昌平令為老母日設宴遂

得不治諸監司崔輔漢黜之崔魯被劾於白人多言其報復　仁廟初崔以国恤挾妓坐廢　明廟即祚大赦崔復叙全諫將論之白時為献納不可曰崔之挾妓出於風聞雖知其真君子勿為已甚何可復錮人於　聖世崔遂免崔深懼白之逞舊憾而白但然不以為意崔甚德之密啓禍起全諫異議者多死白首罹于網而得免者崔之力也荷潭野乗

鄭文翼公為羣小所搆罷黜于懍德縣朝夕甘滑有所未具一日官人獵於前山脫死之鹿投入於公之所寓之籬子孫等以為天賜而共逐捕之設饌進之主倅聞之

為罪人偷食進上之物亦有罪也發差徵之立門督促既不能出行而得之又不能貿之於場市舉家遑遑莫知所為適公之親族作宰於隣邑者偶送一肩役其所持之人納之官而解其怒及公還朝朝廷聞之斥黜其倅公以為門蔭之官怵於權勢而亦出偶然非其情也不宜深責力護復叙而終不復已松窩雜說

李文剛思鈞骯髒不肯與時俯仰不容於己卯士類出補全州府尹及趙全等被罪召拜副提學時革意思鈞必懍感於彼人而進用之也及未辭職曰先祖等被罪事臣不能詳知必是欲為善事而不能無過中懦疾者多

而然也又伏見傳光祖等之教窃思之自　上若如此
人等只為國事而無他念則其罪當末減而不減恐上
心有所疑阻而然也賞罰雖加於匹夫若有僭濫則大
累君德也古人有一人悟主者如臣無狀安有回天之
力乎敢辭　上不許思鉤非徒不附衮等之論救光祖
等甚力正言趙琛擊去之後為吏判又忤於金安老除
慶尚道監司安老方為相出餞於興仁門外思鉤聞之
由宗禮門而行其倔強如此　松窩雜記

樂全謾錄云先君嘗言恩不可忘怨不可不忘許判書箴
金判書睟蔽於時好皆嘗擠斥而先君不少价懷兩公
晚乃覺悟與之交懽趙挺擠先君於死地者而先君無
幾徵色挺之就獄當訊也左右論議極峻而先君力救
出之

出處

盧恭肅公閉身九尺狀貌魁梧不苟言笑自少經濟自任
不親家事及其為相務存大體不事苛政未嘗有違世
矯俗之行廉風峻節土芥金玉出於天稟嘗謂人曰人
生仕止出處皆天也仕出何欣止處何戚當順受無慕
名臣錄

許大提學誠每日貪位慕祿老而彌銳為人嗤咲曾不省悟

可鄙之甚也以吏曹判書丁憂終制而拜本職一日忽覽鏡愀然不樂曰投鏡曰吾不知吾之老至此也辭職不出年六十餘 青坡劇談

鄭斯文鵬善山人倜儻有氣節嘗在廢朝以校理論事杖竄 靖国後即召還除校理辭病不赴又除獻納召之又不赴累除不起後又除校理召之朋輩勸就黽勉赴召未幾還辭去累除不赴人問其故曰思命繾綣不得已強意赴朝頗有驚心之事不如退吾田里安定吾心故耳又問有底驚心事也曰吾以校理拜 恩事入闕詣承政院門前有帶屏宰相前立而背面余遂巡驚畏屏退而立俄乃回顧認其見即洪景舟也向其職乃資成也余忽驚心奉身而退無意仕宦也最後朝廷知其不喜仕宦于朝以青松府閑僻除為府使赴任卧治成昌山希顏與相善時為領相通書問訊仍索栢子清蜜鄭答書曰栢在高岑頂上蜜在民間蜂桶為太守者何由得之昌山媿悔謝罪後又辭歸田里不仕而卒 思齋摘語

金正言大有自經己卯之後屏居雲門山中爾然自得不求聞達閉戶端坐時或出獵與虞人并坐獵較既分盈與隣人不食其肉嘗曰年過六十壽已足矣捷司馬登

薦科歷敬全省佩符治縣榮亦足矣朝夕之供不徹酒肉食不可謂不足遂以三足名堂而自號及聞有復官之命促裝不齎粮而行或曰道遠粮絕何以繼之公笑曰國家起我輩於久廢已為除拜縣官自當繼食到京可受享祿何憂粮絕人莫測其由一日馳往百里謂其徒曰習閑已久遽作遠行我疾作不可以行遂乘輿而返仍不出而卒 名臣錄

林石川億齡卓犖不羈登茅後不喜仕宦屢為清顯不肯來以故多捷遲外官甚季百齡叅乙巳功臣勢傾一時石川時在京為承旨亟棄去百齡苦留不聽及渡江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波遂終不至士論韙之百齡死後晚年來京求為江原監司遍踏海山篇章淋漓至今輝暎林泉政化亦清寧未幾拂衣 識小錄

先是百齡欲害柳權等以其謀告之要與同事億齡強止不聽遂棄官還鄉百齡追送漢江億齡作詩贈之曰云云為人疎宕不羈不好榮利不與其弟同惡相濟雖有麁雜之事不可同年而語矣。海東野言別集

白沙每言朴和叔有出塵之想平居洒掃焚香入其室自令人祛鄙吝晚年釋負徜徉於水石間出處亦自不可及 樂全謾錄

朴文忠公淳丙戌乞暇就俗於寒泉 上遣中使宣醞于東都門外特賜胡椒虎皮公曰卜築于永平縣白雲溪

上絕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之想日事釣採間以吟嘯村氓野老絜榼相就欣然對飲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鵑窩二養亭白雲溪清冷潭此雲床蒼玉屏及散襟青鶴白鶴坌等名彿興至或一馬一僕放迹山水漫遊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行狀

窃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蓋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竢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 河西附錄

象村集

明廟末年南冥驛召入對于思政殿 上問古人非三顧不出草庐者何義也南冥對曰此諸葛亮之事也料必不敢當故尒然諸葛亮經營幾五十年僅成鼎足未能興復漢室則其才亦未可知也云余時以右史入侍目覩焉蓋南冥屢徵不起故 上以三顧為問而南冥之對亦以不敢當為辭 清江小說

奇錦江孝諫終身隱約少無怨悔再從兄承旨苓詣公勸之仕甚勤公曰素性不喜芬華不願為浮名所使受人鉗勒也蓋是時去乙巳未遠林李餘焰猶未盈熄公常歎賞老先生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像而乃以彌遠侂胄不能下手處斷之則公之自決其出處已審此其所以沒世隱淪不求聞達者豈無其意哉 遺事

退溪先生在鳳城君收議時隨例署署即日辭退當時物議有未厭者然先生豈怵禍而為此哉莫是夫子微服過宋之意歟 野皮之流

退溪先生晚搆精舍於陶山以為頤神養性之所其囂囂自得之趣備見於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及十二曲極言閑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懷蓋將以是自老而 明宗末年今上初改春注甚重施招畓至先生慼然如不自容每一 召命之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受之難朝廷諒其誠懇或遂其官或不任職蓋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先生亦以君臣義重諭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嘗久留蓋其一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度長短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賤見所能盈知而亦非可以易而論也故嘗舉胡文定之語以告人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墓誌

嘉靖乙未年間洪忍齊暹為吏曹佐郎許沆蔡無擇等方與金安老締結作威福沆力圖安老之子金祺薦銓郎暹不從語觸沆沆搆捏成獄鞫于殿庭杖幾死長流興陽金吾卒押行到公州錦江杖瘡甚鮮血糢糊於衣裾

見者避之時有科舉南方士子駢闐上京相值於津頭有一士年最少相貞堂堂揚言於衆中曰吾聞洪暹乃士類今者無罪杖流必是小人當国亂政也吾輩安用應舉於此時盍相與從此回鞭乎暹在卧輿呻痛中聞此言不覺心神洒然徐問其姓名乃林亨秀也（東閣雜記）

甲戌四月栗谷歸鄉里李山海曰君欲退則只辭病而已可也何必於經席　啓達乎栗谷曰只呈病狀事甚糢糊山海曰君既出處以義勢不可在朝如我者既以世俗糢糊自處只得保位而已崔永慶曰君之決退無乃不從容乎栗谷曰半歲遲回豈不從容乎永慶曰自處當如此奈時事何栗谷曰自處未益而能救時事者未之有也松江聞栗谷解官曰自上若誦洗耳之句則明日便可引去先是栗谷入侍經席自陳多病不能從仕之狀　上曰病若如此則亦無奈何矣仍誦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為友鹿為羣隱居豈不樂乎山海松江之言蓋由此而發也栗谷聞之曰季涵過矣我以在朝無裨益故退耳豈以此詩之故乎以此決退明日即去則此小丈夫悻悻之事非我心事也朴思菴以書勉留栗谷於簡尾書社詩曰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栗谷外集）

壬辰車駕至臨津江邊　上問左右成渾在何處兵曹佐
郎李弘老指近岸小村曰此乃成渾所居　上曰然則
何以不出見我乎弘老曰當此之時渠豈肯來見也
上頷之弘老曾往來於渾所居慣知其相距之遠近而
乘時搆陷至此辛卯儻禍之起搢紳斥逐渾亦以鄭徹
親友時論極峻朝夕禍及方在俟罪中變初不能赴詣
闕下一日其門人金長生謁渾渾問曰今聞　大駕西行
吾之進退何以則當於義乎長生對曰先生官高恩隆
不可退在田里似當詣　闕扈駕渾曰吾意則不然矣
吾以山林之人被徵而起初非科臼中奔走職事之人
朝廷之待我亦非尋常祿仕者況今方有論罪之舉不
可自進於班列也　大駕若果西行則雄當哭送于路
左如蒙顧問隨駕而行不然則退死山谷未為不可也
此渾素定於中者如此而為人所誣捏終為禍階焉再造藩邦志

濟婚葬

彝尊錄云先公友愛篤至有妹適奇氏早寡夫人之孤允
謙允明撫視之如子勉令入仕奇夫人居開寧家貧有
女不能嫁先公具幄帟牢酒皈之士族又令諸里括壯
而未嫁者給裝使嫁之凡邑中有喪葬若婚姻必親為

之弔慶焉縣距善山才二十里故藉同鄉之義多來丐乞者必語之曰浚民膏血以市私恩吾不願也君等憫吾俾免罪戾苟以婚葬來請則無不與之

栗谷先生有一同姓八寸妹產於賤類而貧乏無依先生平生不見其面有一他族語其故先生時爲吏曹判書即散俸祿常護恤及聞其死乃能啣哀浮泣親至其閭元喪需極其備而葬之又服緦麻而終月隣里之人交口稱道莫不歎服 遺事

樂全漫錄云先君年十六與李公晬光定交又與尹公光遠相與之同榻甲午尹公遘癘歿於客邸時丁兵發無殯殮者先君與李公經紀其喪返葬先塋先君又爲文表其墓

鄭參判協天性仁厚待人接物都是一團和氣幼時嘗見路上丐者寒凍幾死即脫綿袍以給友人正字崔仁範捐世窮無以爲措以其嚴府軺軒所藉虎皮賻之以助買棺亦麥舟之義也 竹窗閒話

李永興壽俊常別儲喪時賻物欲設義庄如范文正故事曰自歸志范宗人及亡友遺孤養如己出婚娶以時爲妻喪辦石灰數百斛人有欲葬其親者輒與之及將用家人問之則曰彼既急而貸我何忍求嘗吾已忘其名

矣 碑銘

義命

容齋李公為應教時燕山主欲追崇尹氏極其徽號議于廷皆曰允當公與同僚獨議曰追崇之典於禮已極今不可復加燕山大怒下獄鞫之將置首議人極刑或有冀免者力辨不已唯公愼受無一辭兄弟親戚爭勸其自明公曰死命也安忍移于人以偷生乎初燕山誅戮朝士無虛日公前後逮繫杖配極慘酷親戚見之無不泣涕公未嘗一出怨言人皆曰必不免公亦不動心讀書不輟人或止之公曰朝聞道夕死何憾 行狀

癸巳金安老執政鄭文翼公光弼又罷相安老捃摭公禧陵揔護使時事嗾臺諫發論欲殺之 上命竄于金海顛沛百罹少不介意時李相荇亦謫閑西安老貽書二公曰觀朝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決也李荇放飲成疾而卒公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礪百可也況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略不動心 遺事己卯錄

金新齋振宗乙巳忤權姦罷還舊業也妻三寸鄭順朋要臧獲于夫人許以免公於禍公責夫人曰納財而免禍於小人豈丈夫所為乎終未免竄謫 東儒師友錄

恬退

崔烱材德之太宗五年登科選入史局歷玉堂坮閣屢典州郡皆有成績嘗以南原府使退居靈岩永保村扁其樓曰存養　文宗元年召拜藝文直提學明年冬告老而歸同朝卿士賦詩贐行以高其志者甚衆辛未癸酉之間國家多故先生之舉誠若炳幾保身者然以此稱其明智 名臣錄

蔡公壽見一時朋儕彫謝殆盡而卿相以下皆後進晚輩班行無可省識乃歎曰少年知遇食祿已四十餘年榮幸已極不去何為遂退歸咸寧村舍老焉舍南有鄰峰臨流斗起就其頂搆小亭名曰快哉日與子姪羣從觴咏為樂搢紳間往往為詩文贊咏其事而稱慕之以為名遂身退今世一人而已 碑銘

許誠倜之子也能文章善彈琵琶退居豊德村墅常騎牛簑衣篛笠以釣魚為樂　成廟屢召為承旨副提學等職然未嘗終數年淹也南秋江嘗許曰誠奇士也為人磊落不羈恬於勢利有許氏風烈云 丙辰丁巳錄

松堂朴英初登武科為宣傳官一日燕山手射成廟所養鹿兒帶箭流血而出松堂即日謝病歸田里當時見幾而作惟松堂一人 野史之流

禹公孟善志氣雄毅智慮洞深臨機應變勇氣奮發撫愛士卒得其死力所至有聲績若夫氷蘗之操出於素性屢鎮名藩榮輝一時兩親俱在受其養者三十餘年及其晚節乞身勇退優遊終老国朝以来一人而已 名臣錄

金河西獜厚人品甚高學問文章皆超然自得早休退仁廟在東宮嘗咒之及陟大位首召之既至 上晏駕曰歸家屢徵不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鼎氣盖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其謦欬莫敢出一言既退必歎嗟彌日曰厚之今之顏子也

魚斯文得江宇子游居嶺海之晋州有文學雅致自登科後皆乞外郡性恬退絕意仕宦朝廷以華要召之皆不就搆小屋于山川之間絕去家累只率小僮一人略具朝夕之供淡如僧居 思齋撫言

李公賢輔服除拜刑曹叅判上章乞骸骨不允稱疾請浴買舟東歸一時搢紳傾都出餞賦詩以贈公性本恬退不樂榮利曾於宅邊搆明農堂壁畫歸去来圖家居者十有四年由嘉善而陞資憲正憲蹐于崇班身退而秩進在野而朝御盖以三朝嘉其恬退奬忠誠尚節義優老之恩典也每有一命控乞辭免朝廷不許輒有褒諭之寵公歎曰臣子辭免無時得請何以措身於義安之

地乎雖常帶職而一不受祿　明廟甲寅大諫鄭公裕
啓曰李某國之耆德今雖退老體力猶健請加喻召
上下書褒美使乘馹赴　闕公上箋辭謝卒年八十九
名臣錄

宋三宰純爲吏曹參判與許贊成磻協心薦賢忤於時貴
竄于外凡五年自是常有棄官歸來之志其庶叔與公
昵者每曰外居宰相吾見出自西小門者未見有從南
大門而出者蓋仕宦于京者至死不去故云然公每嫌
其言其自閑城納節而歸也庶叔者送之江滸公臨觴
語之曰吾乃今得出南大門矣　識小錄

處患難

洪涵虛貴達爲京畿監司有內嬖家數以非道干請不得
願遂搆譖於內添于慶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
仍卒致位宰相本非吾所有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
是復吾舊耳亦復何恨乃怡然就道尋令逮赴京獄行
到端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開覽再拜曰　上
命臣死矣從容四顧神色不亂遂就縊　名臣錄

一蠡鄭先生謫鍾城七年處之怡然無怨悔言色廉靜自
守有固窮之節初定庭燼夫每使臣八公館輒執燃火
之役甚恭　東儒師友錄

金省庵孝元己丑之變金吾請拿鞫事將不測輔德公急走人夜過鐵嶺而報之自刑官以下莫不驚惶失措公方聽民於龍興館徐曰金吾即未到之前須勿令大夫人知之刑官奔入以慰公畧不動辭色仍與之爭鵠一府咸歎服時以文書間連坐者亦多嵩陽公請搜去文書公不許曰死生在天豈可藏匿書札以免耶書冊紙牘亦不令易置曰不如此則欺君矣 上燭其妄特令勿問公感泣 遺事東儒師友錄

清江為北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耇推移文字作長城蓋以羆熊自況而文字調公也公見詩呵詰曰你小儒何敢乃甬逐極謔而別及拿下禁府時論勃鬱罪將不測親戚子孫皆潛泣隨行論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之公握手莞甬而戲曰今日逐成小儒之先見也又問曰聞讀綱目已到幾篇曰論讀史節目數語略無戚容頃之頗語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就獄乃與親舊勸笑而別此可見其氣像也 遺事白沙所撰

韓西平名在 遺教中削去仕板及賊浹承甬瞻意古廣為誣引逮捕四出公自德原被收是時禍焰甚酷人不自保被逮者或枝辭以自解公素與金悌男不相能且

有事可證親戚皆勸之曰宜以宗置辭公曰死生命也
賣人以啚免吾不為也竟不從先海親鞫問狀訖即放
歸田里是日出歸西湖德謹村庄伯氏叅議公棄官杜
門已數年矣相對甚樂日與子姪討閱經史談說義理
暇則飲酒賦詩從容閑適人不知其為處患難也
爾瞻少受業於原川君秋浦黃公自處東床與之相從後
瞯其心術之慝不復往還及光海即位公以舊從於兵
間誠勤遇知又因奏請準封之勞致位上卿上下倚信
爾瞻還自龍灣欲結歡於公函來見溫言諂笑以示親
厚公不報謝時公之儕輩適為銓曹大小宰爾瞻求為

諫長大小宰業已應之而同僚有以為須某公見許乃
可也大小宰偕來見公具傳僚席之言公不荅大宰先
去而小宰留必欲聞公之諾與之終日且言其善公終
不荅強問之則乃曰取舍在公何必見問小宰嘿然而
去遂洩其語爾瞻大怒形於言色子弟輩皆危之勸公
一往以解公曰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
遂與之絕至是溫釀大獄陰喉賊竪而誣引又囑鷹犬
而顯攻搆捏罪目必欲甘心合司力爭八十餘日若非
先海保全之則公幾不免矣爾瞻知先海意厚慮公或
復起且重公名行冀其結托累遣所親緩頰曰公雖負

我我不可以負公自上數問我以黃某宗有是非否此生死榮辱之機也公自今與我同事則我當白上解之如此則不但免罪官爵自如也公謝曰深荷故人拯擠之念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志於世事而為希冀之言乎冒利苟全亦古人之所賤也爾瞻又送言若遣子孚則可議紓禍子孚泣請一往見公曰我置死生於度外久矣吾家子孚豈可俯迹於奸人之門乎終不許爾瞻大怒論罪愈急其臨死生而不動也如此云 年譜

尹相昉當廷請之日閉戶不出時議甚峻子孚涕泣勸出公笑曰吾病寒五日不汗汝輩當如之何竟不出 樂全漫錄

沙溪先生光海初除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搜授鐵原癸丑獄起先生庶弟被考掠死尋戮尸論以大逆先生當緣坐逌然曰禍福命也非人力所倖免會法官言不宜緣坐事遂已 名臣錄

休致

魚直提學夔甲與申檣甚友善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心苟得名遂須歸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難輦下常恨歸養之晚每歎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蹇濕疕即呈辭願就家鄉浴溫泉治病 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可用然既欲治病安敢止之待病差啓

之公乃行止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古池頭居余豈避功名者只為慈親不遠遊後申檣累官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意而歸余則負約多慚權贊成踶謂人曰我国辭爵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公既辭歸父母俱存諸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娛悅親心為事朝議惜行義授金海府使不起又以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 東閣雜記

李左尹潔暮年謝病家居不受祿大臣沈連源尚震等白為奉朝賀受祿以終其身厥後李府尹彥憬年八十欲奉朝賀吏曹以無前例不許其不曉事甚矣按吾學篇曰皇朝之制凡乞致仕者不恨年聽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乃養廉恥之道也我國士大夫年至退休者絕少而至於奉朝賀法典所載而亦不舉行可歎 芝峰類說

八溪君鄭公宗榮有謝事之志壬午四月請致仕欲歸田里至於再 啓優 荅而不許秋又遞判中樞自此以後唯以勳職家居嘗題詩曰周流六部今成老端合田園退省愆又題韋蘓州詩於座右曰身多疾病思田里途有流亡愧俸錢又題韋世康之言曰祿不須多妨滿

則止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其止足之意如此已丑春將
歸原州田里時當夏祿命家人勿受曰平生　国恩深
重豈可臨歸又受祿乎遂上劄乞退　傳曰祖宗朝舊
宰退老則無乃有恩典乎考啓政院考之不得請令戶
禮曹廣求書　啓竟不得焉以退溪李先生辭歸之例
援以　啓之則答曰是則當代祖宗朝舊規考啓該司
累日博考而亦不得焉既蒙允許人咸曰公之去誠稀
世之事特　命給馬　上故引見而聞不得行步至故
令子家扶持以入勢有非便乃教曰見卿劄子具悉謝
意欲爲引見聞卿難於行步故不果乃賜阿多介一部

胡椒一斗且遣中使　宣醞于漢江樓命一行子家族
親及餞送人員並爲入參書其姓名以啓自闕下至漢
江道路聳觀老吏舊卒塡滿車下多歎息泣下都門外
祖送之盛至於六曹四文廢衙而會焉郊頭車馬不可
勝數既還鄉黨親戚莫不提壺挈榼佳山勝水娛樂歌
舞殆無虛日　碑銘

七十致仕法也而　祖宗朝以來致仕者蓋鮮大臣請老
則賜几杖而已近世宰相致仕者惟八溪君鄭宗榮領
府事沈守慶鄭琢寧原君洪可臣外無聞焉　東儒師友錄

奉法

大司憲洪興忠貞公應之弟即吾先大夫外曾祖也不由科茅歷陞承旨方伯而進及為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久必為国家禍又劾韓明澮恃功弄權之狀風采嶷然朝野震摂人不敢干以私公與李陞為隔墻居甚相善李方搆新室植松於礎井井有度公以赴衙道上呼謂其家人曰歸語乃公国有常制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衙罷視之則益毀而斬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而又能内剛外和雖至賤之人待之必歡洽嘗遇天旱民間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攔公軺下曰進賜進賜此不好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好哉當弛禁也爾等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舉嘖嘖不已其後田霖為判尹行過王子檜山君家駐馬呼其主役者曰間閣多小高下尺數自有其法爾如憚死慎勿踰也今暮嘗再過焉其暮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輟之長者斷之不敢犯法也公咆勃徐謂曰當初既違制固不可饒但已遵行姑俟後日方可通治前罪其人頓首喏喏而退洪公為人雖不足言田公武夫臨官用法無所吐茹其時朝廷紀綱之尊人物氣像之大視之近世結搆干霄彌亘一里割削正衢迂樹垣墻而人莫敢言吏莫敢呵者何如也 寄齋襍說

韓清城致亨爲刑判衙仕甚動郎官不堪早暮頗厭苦之其族姪韓健時爲正郎暇日往候從容語曰魚咸從垂謙雖晚仕早罷尚無不可尊叔何自苦如是清城再頷之徐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懶於聽斷猶有可取者在吾與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吾之所志如此健慚而退 忠敏公錄

崔應教溥羅州人也與正字某俱受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正字訪應教於家語問應教曰君騎何馬來耶正字曰馹也應教曰國之所給止于君家自君家至吾居乃私行也何至乘馹歸朝應教 啓此意罷之正字乘

辭於應教則曰若君年少輩後當操心可也 祖宗朝士大夫奉法友朋勸勵服義可以想見前言往行錄

昌山成公希顏爲小官時已自剛果不撓其叅刑曹時館儒士見辱於賤隸聯名請誅而其隸乃時首揆慎相奴爲左相李廣陵之婢婿也判書韓致亨難於決治病不出廣陵之子克墩造公茅者再稱病不見兩相方怒一日赴朝堂兩相語侵公公即於會中出白曰衆儒士見歐於一賤奴罪當誅也此乃國法不當貸豈敢爲相公撓改乎不然則當啓知自退也兩公愧而遜謝四座咸竦懼公色不動退而杖斃之其果斷若是 識小錄

李貿成諱生長豪貴而性儉素不修邊幅自筮仕及歷大憲為觀察使及三曹刑書執公不撓閑節不到常為刑曹刑書知敦寧府事成世明有私囑公常鄙之及逢於闕庭世明進揖又欲致款公揮而絕之曰宰相敢區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仆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類是

名臣錄

裵公三益為海西方伯病革子孫勸進牛肉以補虛羸屬邑却之曰持一方之憲而敢自臨乎子孫勸歸公曰何必死於妻子之手乎吾既委質於朝死職職也死生有命命可逃乎至死諄諄惟國事無一言及私

名臣錄

栗谷先生凡係禁令守之甚嚴常不食牛肉曰非惟國法食其力而啖其肉非仁也時朝家中明其法犯者至於徒邊先生曰國禁如右不可犯自是雖於祭祀亦不可用焉

遺事別集

鄭政丞琢以草莽登第拜校書正字直宿香室　文定稱制將供佛命取香於香室公曰此是供郊社之物拒不從　文定大怒命下吏物議多之名聲藹然歷敭清顯為人溫恭雖奴僕犬馬未嘗以惡言詈之

東儒師友錄

謹慎

成廟昇遐之日城中士大夫巨族多有婚媾者或乘朝而

往或當午而往或若不知而往其後事覺皆抵罪竹城
君朴之蕃武人不解文字前一日是醮子之夕賓僚畢
至忽聞大內疾劇乃曰君父不豫臣子何忍私行婚禮
遂謝絕賓僚而返之時有議者曰儒林反不如武士可
歎也已 慵齋叢話

任判書由謙天性謹慎每以盛滿為懼遇微疾輒乞解諸
子得一官增一級輒愀然不悅曰無已過乎諸子善承
厥志迭處顯要而未嘗少以名位加諸人 名臣錄

洪文僖公彥弼為領 經筵子景憲公暹為知 經筵一
日館吏來請明日入侍公偶然許之曾不思文僖公之
入也翌日詣闕則文僖公先入見公之入多有不平之
色公不勝悚惘而無可奈何東西作頭相對入侍矣罷
出而文僖歸茅如痛疾病不使謁見而歎曰父為領
經子為知 經非但所見盛滿自上以為如何父子之
榮極矣吾為此懼 家譜

忍齋洪公暹官雖顯未嘗乘軒一日偶乘而出曰詣文僖
公宅文僖公自外入見其軒迹使人取其軒懸于門上
默然不問公更不敢乘軒惶恐俟罪矣久而後下其軒
而送之曰父乘轎子乘軒於汝安乎深藏而勿用也 上同

奇錦江孝諫器度寬大喜怒不遽一日有洞居常漢過門

不下馬一座驚怪皆欲重治公止之曰此漢平日不如是而今敢以無禮犯衆坐必是喪性死且無日慎勿浪加刑杖以召後日之憂俄而其人去未數百步忽墮馬折項而死皆服公之周慎 遺事東伎師友錄

退溪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月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于此蓋避是嫌也曹南溟聞之笑曰何太胥胥也我自不爲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曰在南溟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遺事東伎師友錄

申平城景禛既翊戴 聖主倚毗益隆則遂以国家自任盈心竭力靡有遺智 仁廟常稱以国之長城每以手札密訪機宜公纖悉條對多所裨益而終不使家人知之也 碑銘

鍍香館藏